**第十三集**

慕容府位於莫干山南麓山脚下，建筑考究，雕梁画栋，光是大门就足以傲视群伦，那大

门高五丈，宽两丈，朱红色，门前放置有千斤石狮两苹，有如大象般，栩栩如生，沉猛威

武。

慕容柔柔一返家门，又禁不住伤心事而嚎啕大哭，直往後院奔，不断叫道∶「太君，太

君！呜┅┅」她去哭诉了。

後院静养厅裹面，坐著一位老妪像是百岁开外，她正是数十年前，名震武林的「西湖侠

女」沈心洁，嫁到慕容世家以後改名为慕容洁。鹤发鸡皮，两眼如电，身著灰色素裙衫，手

持龙头金杖，自有一股威严像。她这时正在太师椅上喝茶品茗。

「太君！呜┅┅」慕容柔柔一冲进来，就倒在太君怀中哭个不停。

太君见到爱孙变成落汤鸡，心有不忍，立即安慰道∶「柔柔别哭，有什麽委屈，太君替

奶作主，乖，别哭！」她抚著爱孙秀发，关怀有加。

也许太君是老糊涂，或是爱孙心切，办起事来也不先考虑谁是谁-，就要替爱孙作主。

慕容柔柔哭了好一阵子，心情也好了些，这才停止哭泣，哽咽道∶「太君，是杨小邪，

他欺负我，我要杀了他，太君您要把他捉来！」

太君闻言又是杨小邪，她也搞不清小邪为何如此大有能耐，她嗔道∶「又是这小鬼，他

真是吃我慕容世家吃得太过分了，小翠！」她转向站在旁边的丫道∶「去请老爷到大厅，我

要讲话。」

「是，太君。」小翠已转身走出後院。

太君慈祥道∶「柔柔，他是如何欺负奶呢？告诉太君，太君替奶出气。」

慕容柔柔幽幽道∶「我坐船到西湖玩，谁知道他先将船沉，然後又┅┅又┅┅他非礼我

┅┅呜┅┅」说到伤心处，她又哭了起来。

太君脸色立变，龙头拐杖重重的敲了一下，怒道∶「我要砍了这小子双手，太可恶

了。」伸手摸著柔柔头发关怀道∶「柔柔奶吃亏了？」

慕容柔柔抽搐道∶「没有┅┅只是他┅┅他很坏！」

太君听爱孙没吃亏这才放心不少，她笑道∶「没有就好，以後少出去玩，外面坏人很

多，我们到前厅找奶爹问个清楚，来！」说著她扶起这乖孙女走向大厅。

在大厅——

「孩儿叩见娘！向娘请安。」

发话者正是慕容世家之大东家慕容求胜。年约六旬，七尺馀，身著淡紫色锦袍，瘦胖适

中，五官分明，留有需，目光炯炯有神，有股摄人威严，这时他已恭候太君走入大厅。

太君坐上椅子道∶「求胜，要你去找那杨小邪，你可找来了？」她有点责备之味道。

慕容求胜道∶「回娘话，杨小邪他并不愿意来。」

太君微微怒道∶「不愿意也不行，你马上派人给我捉来。」

「这┅┅娘┅┅这恐怕┅┅」

太君截口道∶「别说这麽多了，对付这种人，也不用讲道义，他先伤夜儿在先，又欺柔

柔於後，难道这两样不够吗？」

慕容求胜脸色有点难看，他连忙道∶「是，是，娘说的是，孩儿这就去请他来。」

这时立在旁边的管家牛高成已开口道∶「禀太君，杨小邪口齿伶俐，刁钻非常，要请恐

怕很难请得来。」

太君道∶「牛管家依你的意思呢？」

牛高成道∶「禀太君杨小邪现正住在歌妓倪小青船上，看样子他们俩感情不错，依属下

想，若把倪姑娘请来，那杨小邪也一定会来。」

他是和杨小邪对过仗，知道杨小邪一定不卖帐。现在太君逼老爷，老爷当然是逼他了，

乾脆他来个献计，要太君去决定，自己也落个轻松。

太君想了一下笑道∶「这个主意甚吁，求胜你立刻去办。」

慕容求胜难以取舍，他道∶「娘这┅┅这岂不成了掳人勒索，孩儿有点┅┅」

太君叫道∶「什麽掳人勒索，我们只将她请来，而且他们两个是一路的，想必也不是什

麽好东西，你照著去做就是。」

慕容求胜见母意甚决，也不敢再说什麽，他躬身道∶「是，娘！」

太君道∶「夜儿呢？」

慕容求胜道∶「他正在治疗。」

「没有起色？」

「没有，还是和前几天一样。」

太君又顿了一下龙头拐杖道∶「这个杨小邪实在可恶，等他来时老身要让他好看，没事

你们下去吧！」她反身走回後院。

慕容柔柔也为这将来之报复而感到高与。跟著太君走进後院换衣服去了。

一声「恭送太君」之後，大厅已只剩下慕容求胜及牛高成。

慕容求胜叹道∶「牛管家你怎麽可以出此下策呢？奶叫我为难了。」

牛高成拱手道∶「回老爷，除此之外属下认为已无法子请到杨小邪了。」

慕容求胜道∶「真的没办法？包括我亲自去请？」

牛高成道∶「老爷你不了解杨小邪，他还是个小孩，做事随心所欲，而且不吃软也不吃

硬，他只相信对与错，属下看只要是他对的话，连他师父也拿他没办法。」

这句话牛高成倒是没说错，只要小邪做对了，谁也管不了他。

慕容求胜叹道∶「那我们不是一错再错冯？」

牛高成道∶「这可要看少爷了，如果少爷再固执那我们只好如此了。杨小邪他说得没

错，父亲一定是为儿子，尤其是太君，不过有点属下可以保证。」

「什麽事你快说。」

牛高成道∶「杨小邪他很重视他的朋友，例如小青姑娘，只要小青姑娘开口，属下想杨

小邪一定会答应她的要求。」

慕容求胜问道∶「你不是说只要是对的，连他师父都管不著，小青姑娘可以吗？」

牛高成道∶「不错，但这是弄僵的时候，例如少爷这件事，杨小邪说他对，他师父说他

不对，这就没办法了，但如果他师父说杨小邪做的没错，但看在他师父的面子上，这样杨小

邪答应的机会就很大了。」

慕容求胜想了想又道∶「如果小青姑娘反对，而杨小邪又以为我们将她掳来，这岂不是

愈描愈黑？」

牛高成道∶「我们请求小青姑娘，她反对的机会就很小，怕的就是杨小邪那里，他一定

认为我们是掳人，而事实上，我们已经有这个意思了。」

「这┅┅这如何是好！」

牛高成轻轻拱手道∶「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老爷替少爷磕头。」

「我？」

「不错！」牛高成道∶「这是一个谋略，老爷想磕头，而杨小邪是不会让老爷您如此

做，他一定知道老爷是在作样子，可是他会觉得有老爷这种心情也就够了，最主要一点，一

定不能让太君赶在前头，如果被太君碰上了，那什麽都完了。」

慕容求胜想了许久，也只有委曲自己甘胃「磕头」的险了，他叹道∶「就这麽做吧！如

果出了差错，老夫告白天下。向杨少侠陪罪就是，唉！夜儿也真是给人家带来如此麻烦，真

是生子不肖啊！」

xxx

小邪已住进悦宾客栈。

天一亮已有人送帖子来。

小邪觉得奇怪这麽一大早怎麽有人找上门，他想∶「大概是慕容歪歪的吧！」

可惜他看不懂里面是写什麽，问了老半天才得到答案，心中直叫「妈妈！」他吼道∶

「黑皮奶奶，这老乌龟又做起勒索掳人的事来，他们要伤了小青一根头发，哈哈，慕容世家

啊慕容世家，我可要理你们全家光头了。」

小邪退了房，边走边想∶「这该不是老乌龟出的主意吧，会是谁呢？可能是牛高成，也

只有他知道我对小青比较好，他们掳走了小青是为了逼我替慕容歪歪疗伤；而慕容柔柔也对

我怀恨在心，那麽她一定会告诉那老太婆，老太婆自叫老乌龟办事┅┅妈的老太婆，等一下

有奶好看！搞啥嘛！」

想了一遍，他已带了一包约脑袋大的东西往慕容府走去，要让老太婆「好看」。

中午未时。

小邪已到慕容府前，心道∶「这慕容府果然有点门道。」他大叫道∶「喂开门，开门！

外杨大侠来了！」脚一抬将大门踢得轰轰作晌。

大门一开牛高成已笑嘻嘻拱手道∶「杨公子你终於来了，慕容府可久等了。」

小邪笑道∶「是蚜！有你这麽一位牛管家，我能不来吗？」

牛高成轻笑道∶「是，是。杨公子请进，请进！」

小邪大步走进客厅。

只见慕容求胜已走过来拱手笑道∶「杨小侠，你请坐，呵呵┅┅」

小邪笑道∶「大┅┅慕容大侠，客气了客气！」他本想说大乌龟，但又觉得不妥只好改

口，他也懂得先礼後兵该如何运用。

一上大厅，他已坐在左边太师椅上，东张西望，只见四周有若宫殿，美轮美奂但就没有

看到倪小青。

小邪问道∶「慕容大侠我那位朋友呢？」

慕容求胜道∶「小青姑娘正在後院，老夫马上请她出来。」

牛高成会意马上去请倪小青。

小邪笑道∶「我来了，人也可以放了，我想不出你们这是在做什麽？」

慕容求胜尴尬笑道∶「实因小犬被少侠封了武功，老夫已束手无策，才麻烦少侠来此一

趟，替小犬解除禁制，不知少侠可愿意？」

小邪笑道∶「哦！原来是这种事，这也不用费这麽大的功夫啊？只要他给我磕三个晌

头，我就替他解穴道，很容易嘛！」他摊著手，倒像在扇扇子一样「很容易嘛」。

慕容求胜叹道∶「小犬就是不肯，老夫只好求杨少侠帮忙了。」

小邪笑道∶「你求我没有用，又不是你武功被禁住，而是你家小狗，再说我解了他的穴

道，他说不定还骂我多管闲事呢？」

慕容求胜见求人不成，只好依计划行事，他起身道∶「老夫为小犬替你磕头。」说著就

想跪下来。

小邪大惊马上托住他，随即明白这是怎麽一回事，他叫道∶「慕容大侠奶不可如此，你

这招可是牛高成教你的？不错，你磕头我一定会替你家小犬解穴，但你有没有想到你磕这三

个头的後果？」

慕容求胜道∶「老夫至少受武林一阵耻笑而已。」

小邪笑道∶「慕容大侠你错了，你只会落个教子无方，为亲情牺牲，这并没有多大害

处，害的是我和你家小狗你知道吗？」

「这┅┅」

小邪道∶「武林中人会以为我这麽狂妄自大，连你这麽一位武林前辈也不放在眼裹，更

惨的是你家小犬，自己错了，还要老父出面向人家磕头，这种行为已乱伦常了，连禽兽都不

如。」

慕容求胜愕然，他没想到还有这麽多後果，轻轻叹口气道∶「老夫只是想请少侠放过小

犬。」

小邪道∶「我已经放过他了，我只是要他信邪，我是要他知错，你懂吗？今天我放手

了。他会以为我输给他，我还年轻，他也是年轻，所以我们有火气，都想斗一下，我不愿意

输，我就是要他信邪，什麽玩二（意）嘛！找人斗也得看对象，我不放手。」

这时牛高成已领著倪小青走了出来。小邪看了倪小青立即站起来叫道∶「小青奶可好？

有没有受到委曲？」言语之间有点紧张。

倪小青又见到小邪，洋溢著一片温馨，娇笑一声道∶「没有，他们对我很好；他们说有

点事请我帮忙，就是放了慕容公子，你能吗？」她希望自己有这个影晌力，但好像没有吧

握。

小邪见她平安无事也放心不少，笑了笑坐下来，模著茶几上所带来的那包东西，神秘一

笑道∶「小青奶希望我放了他吗？奶希望我输了这阵吗？只要你说，我都听奶的。」

小青没想到小邪会如此回答，她无话可言。不错，她内心不愿小邪输给人家，但她又受

不起慕容世家的哀求，她不知该怎麽说才好，但无可否认她已经觉得自己已经对小邪构成影

晌，绝对的影晌，这份难得的友谊更便她高兴，她要珍惜，故而她更不愿开口了。

小邪看她有点为难，心中有所不忍，他笑道∶「小青奶也别为难，我答应奶就是，只要

叫那慕容歪歪出来，让我看看，如果我觉得他有悔意，我就替他解穴道，也不必磕头，如果

他还大吼大叫，那就算了，各走各的。」

小青一听真是喜出望外，她没想到小邪竟会为了自己而低下头。正如小邪所说，为了朋

友，值得的他都会去做。小青正想道谢，那知已来不及了。

蓦地——

「不必了！」一声僵硬而有点生冷和愤怒的声音已传进大厅。

太君已怒气冲天的走进来，她身後还跟著两姊妹，柔柔和雪雪，两人长得差不多，衣著

也同样青蓝罗衫，柔美大两岁，但两人却同样高同样漂亮，也一样刁钻。

太君怒道∶「我们慕容世家何必去求人家？」龙头杖一顿，震得整座大厅嗡嗡作晌，功

力果然非凡。

大家都惊惧不已，只有小邪不以为然，他正想没给这老太婆「好看」，有点失望，现在

有机会了，他倒有点高兴。

最惊骇的该是慕容求胜了，他眼见就要说服杨小邪了，那想到半路杀出「老娘」来，立

即迎上去惊叫道∶「娘！您怎麽出来了呢？」

太君叹道∶「我再不出来，你可要丢尽我慕容世家的脸了。」

慕容求胜见娘已如此生气，也不敢再多说，站立一旁听天由命了，只希望别越弄越糟，

心中直叹儿子竟然惹上杨小邪这种人，真是不长眼睛。

雪雪道∶「柔美，他就是杨小邪？好奇怪哦！」她窃窃私笑指著杨小邪。

柔美呶起嘴骂道∶「就是他，就是他把我┅┅他欺负我。」

小邪想这老太婆不好惹先溜再说，他笑道∶「老太婆奶说不求人？好，这是奶说的，我

走了。」他拉著倪小青柔肩就要往外走。

「站住！」（大声）

「站住！」（更大声）

第一声「站住」是太君叫的，她已出手要拦住小邪。

第二声「站住」是小邪吼的，他很得意的将太君以及其他人震住。

小邪呵呵笑著，耸耸肩得意笑著∶「怎縻样老太婆？这声『站住』不比奶差吧！」

太君气得七窍生烟，凭她数十年之江湖经验，竟然被毛头小子给吓住了，不由得老羞成

怒，吼道∶「跳梁小丑你也敢到慕容府来撒野，求胜给我拿下！」

「娘┅┅」慕容求胜进退维谷。

小邪笑道∶「老太婆奶真是不可理┅┅理想（理喻）！好吧，我就留下来，奶想怎麽

样？」这「不可理喻」他忘了，只好说成「不可理想」，他觉得不可用道理去想，也是勉强

行得通。

太君怒道∶「我要你双手留下来！」

「双手？！」小邪晃了几下双手，哧哧笑道∶「双手摇婀摇，好可爱哪，怎麽说要给人

就给人？好，要给可以，你们慕容世家只要能接得下我这包东西，我就将双手留下来。」他

拿起先前带来那包准备要给太君「好看」的东西，不觉中他已露出既可爱又透著邪气而迷人

的笑容。

太君当然不服，但心中也有忌讳，她叫道∶「是什麽东西？毒药？火药？暗器？」

小邪笑道∶「这是我的传家之实，今天我带在身上，我就试试它的威力，放心，我保证

不会伤人，也不会毒死人，如何？你们可有胆量试试这天下无双的法宝？不是毒药，不是暗

器，也不是火药，很爽口的哪！说不定奶今天还吃过哩，呵呵┅┅」他直晃著手中那包头颅

大的「传家之宝」不时神秘的笑著。

太君见状，又无法猜透，她问道∶「是你传家之宝？」

小邪笑道∶「我传家之宝很多种，这种也可以算是传家之宝啦，呵呵┅┅」他耸耸肩，

得意的表示「宝物」是很多的。

太君自恃功力惊人，她轻蔑道∶「好，我接！」她已抖动身躯，运气行功，很有自信的

想斗斗小邪的传家之宝。

小邪会心一笑，心想∶「我迟早会叫奶好看！」他道∶「好吧，为了使你们称心如意，

满面生『灰』，你们慕容世家的人，全部都可以接，我不反对；赌大的，全部押啦！呵呵┅

┅」说完他运起劲力，忽东忽西，煞有这麽一回事，弄得厅内气氛紧张万分。

太君、慕容求胜，柔柔和雪雪两位姊妹以及牛高成，都移到一边和小邪对立，个个尽出

功力，如临大敌。尤其是太君，她更是一马当先，龙头杖舞得虎虎生威，密不透风，像一座

推不动的山。

小邪边运功边往後退，见大门距离差不多了，才道∶「各位注意啦！」「喝！」他耍耍

噱头，假装要丢出去，害得太君猛往後退。

小邪见状哧哧笑道∶「不急，不急，别紧张嘛！终有一次会丢出去的。」

太君他们如临大敌也不开口说话，空有一肚子怨气，只得接下这「传家之宝」再说。

小邪喝了一阵假装要丢出去又收回来，见大家都怔了一下，怒喝一声那包东西已如流星

般的罩向太君，小邪立即反身叫道∶「小青快走！」一腾身已拉住倪小青小手往大门奔去。

太君见那包东西迎面袭来，也不敢用手去接，想用龙头拐杖将其震飞，只听「咱」一

声，太君龙头拐杖已挟以万钧之力的将这包东西打烂。

「啊┅┅」几声惊叫已经传出来，大家惊慌四窜有若丧家之犬，太君龙头拐杖也丢在地

上往後躲。

小邪的「传家之赏」太厉害了。

奇怪的事情已发生，只见他们每个人的脸上，衣服都被白色粘状物体所击中，成为大麻

花脸，小邪真的让他们「好看」了。

原来小邪丢的那包东西，那是什麽传家之宝，而是他在路边买了人家搓好而柔软的面

团，他存心要叫太君「好看」，要她称心如意，满面生「灰」。也只有小邪能想出把白面团

当作「传家之宝」来御敌，难怪他的敌人会如此为他头疼。

小邪先用话稳住太君，说是传家之宝，太君心想此物既然是传家之宝，又不是暗器、火

药、毒药，那麽一定是一种很奇怪而不伤人的东西，若用龙头杖打掉就俊事了。而小邪正要

她如此，因为面团是软的，龙头杖是硬的，这一接触，柔软的面团立即炸开来，就像打水珠

一样，溅得慕容世家每个人全身都是。

慕容雪雪首先笑了起来，她笑道∶「这是什麽传家之宝嘛！好厉害啊！」

慕容柔柔也说道∶「我就知道杨小邪最会出鬼点子，你看我们中奖了，呵呵┅┅」她反

而不小邪了。

太君当场丢掉龙头拐杖，因为她被炸开的面团打得体无完肤，只好「潜逃了」。

慕容求胜和牛高成都哭笑不得，他们那想到杨小邪的传家之宝会是面团，想笑又不好意

思笑，只好直咬著舌头憋住笑声。

太君发现自己失态，老羞成怒大吼道∶「快追，给我捉回来。」

「是！娘！」慕容求胜和牛高成也颇不得全身白面团，直追出去。

太君气冲冲的走进後院，连拐杖也不捡了。听裹只留下慕容两姊妹。

雪雪问道∶「姊姊，杨小邪怎麽会出这样的传家之宝呢？」

柔柔道∶「这那是他的传家之宾，这是面团，奶看奶，整个脸都是，呵呵┅┅」抓起地

上的面团，涂在雪雪脸上，笑个不停。

「哇呜！」雪雪怪叫一声，躲避不及已被涂个正著，她不甘示弱也抓起身上的面团反涂

柔柔。

两人就在大厅中，奶来我往的忸在一堆，打面团战，笑闹不止。

雪雪道∶「姊姊，他以前是怎麽欺负奶呢？」

柔柔红著脸道∶「他好可恶，他要┅┅」

「要干嘛！奶说嘛！」雪雪拉她衣服。

柔柔羞窘道∶「他要脱我的衣服，我┅┅」说完头已低下去。

雪雪闻言脸也红起来，但她对小邪充满好奇，她又问道∶「那他脱了没有？奶┅┅奶可

要嫁给他了？」

柔柔要是在此以前一定会强辩说没有，现在倒有点希望真的如此做，那自己就可以赖定

了，这就是少女心，嘴里说的和心头想的全不是这麽回事，大概是害躁吧。她窘笑道∶「我

也不晓得，他一拉我衣服，我就吓昏了，醒来时，他已将我放在岸边，羞死人了。」她跺著

脚，甩著手，却在甜笑著。

雪雪好羡慕道∶「姊姊奶好有福气被他孢过，奶看他连看我一眼都不看！」她翘著嘴，

认为小邪「不公平」。

柔柔红著脸道∶「羞，羞，羞！不害臊，才几岁奶就想嫁人了？」

雪雪娇声道∶「我已经十四┅┅要十五了。」她以为自己已长大，神态昂然。

柔柔何尝不是怀念著小邪，她叹道∶「可惜太君中了他的传家之宝，我看我们完蛋了。

雪雪白了柔美一眼嗔道∶「都是奶，谁叫奶那天回来就哭哭啼啼，太君心疼才会上杨小邪，

现在奶後悔了吧！」

柔柔道∶「奶就不後悔？」

雪雪幽幽道∶「只要他下次再用面团丢我就好，呜！」话还俊说完嫩脸已被柔柔丢了一

个面团。

「姊姊奶┅┅」她冲上去，两人立时又打了起来，也许她们在享受杨小邪带给她们的意

外快乐吧，这两姊妹情寅初开，对於异性充满好奇与幻想，一有男人闯进她们心扉，她们必

定会为这美丽的一刻编织无数的憧憬，尤其又像小邪这种人见人爱的邪男人，更便这两姊妹

遐想不已，可惜小邪不知道，要是知道总是会有人「遭殃」的。

XXX

小邪拉著倪小青跑了一段路才停下来，他道∶「小青奶怎麽好端端的要人家去慕容府？

我还以为奶被人家挟持了。」

倪小青幽幽道∶「这和被挟持有什麽两样？他们已经来请我，我如果不去拒绝了他们，

以後我在西湖也不用待了，也只好跟著他们走，但後来慕容老爷说得好可怜，我不忍心，才

好意替他们求情。」

小邪笑道∶「本来我心也软下来，谁知道那老太婆一冒出来，其他的事奶都知道了吧，

呵呵┅┅」他又为这个得意的杰作感到无上光荣。

倪小青见他笑得如此开心，也问道∶「你的传家之宝是什麽呢？」

小邪笑道∶「我的传家之宝可多喽？这次用的是路边摊的面团。」

「面团？！」倪小青奇道∶「你买面团当传家之宝？」

小邪笑道∶「对呀？这有什麽好大惊小怪的，要不是如此他们怎麽会上当？」

倪小青这才明白原因，她笑道∶「原来你是有备而来，存心要那太君吃面团。」

小邪笑道∶「也不能算是存心，只是在路上突然想到才去买，果然效果不错。」

倪小青顿了一下道∶「那慕容夜的事你准备如何解决呢？」

小邪想了想道∶「我觉得你已经牵涉到这是非里面，等一下慕容家人追来，我就告诉他

们如何解决，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再找奶麻烦了，我有事总不能留下来陪著奶，这样决定虽

然便宜了那小子，但有奶加入，也只好如此收场了。」

倪小青叹道∶「小邪谢谢你救了我┅┅我是说你有这个心。」

小邪笑道∶「算啦！谁叫我认识了奶，又同奶借银子呢？这叫不是冤家不┅┅鸡⌒聚

头！」这个「鸡」字他知道不对，所以念得很小声。而「头」字可念得很大声，他想蒙混过

关。

果然倪小青她没发现，她只是想知道小邪对她的看法如何，她问道∶「那我们算不算朋

友呢？」

小邪道∶「算，又可以说不算。」这回答不就等於没回答。

倪小青幽幽道∶「为什麽？难道我不能成为你的朋友吗？」她很伤感。

小邪笑道∶「你是我的好朋友没错，但我总是觉得怪怪的，我说不上来是为了什麽，也

许是我老头所说的不对吧！」

倪小青叹道∶「你老头说什麽？」

小邪道∶「我老头要我注意特别漂亮的女孩，而且她又是在风尘中打滚的，还要我注意

容貌长得差不多的人，例如孪生兄弟，所以我对奶才会有点怪怪的，奶可别误会，这是职业

病，呵呵职业病。」

倪小青闻言并不感到惊讶，她幽幽道∶「你老头说的没错，你是应该注意这些，我不怪

你，但我对你可是真心的，我只希望能找到一个朋友。纵使是一霎那就分离的朋友，我也心

满意足了。」说完她已低下头来，隐约之间可以看到她双目含满泪水。

小邪安慰道∶「小青奶别这样嘛，我是受了老头的影晌才会如此，我对所有的人都好，

只要他不是混蛋我都对他笑，我喜欢奶，我就告诉奶，我知道奶有奶的苦衷，否则一个这麽

漂亮的女孩怎会坐在船上不回家呢？小青奶懂我的话吗？我不是呆子，而且很少有事情能瞒

住我的，只可惜奶没告诉我是为了什麽。」

倪小青哭了，她哭得很伤心。

小邪安慰道∶「小青奶别哭，奶看慕容老爷来了。」他往左边林荫指去。

倪小青立即擦掉眼泪露出笑容，这是她的本行，不论受到了多少委曲，有人来时总是要

笑脸迎人，但要学到这种程度，要经过多少伤心日呢？也只有她自己知道。

不到三个起落慕容求胜已掠到小邪面前。

小邪立即拱手笑道∶「慕容老爷对不住啦，害你整身都是面团。」

慕容求胜不愧是大侠风范，不记前嫌有忍人之心，他苦笑道∶「杨少侠！老夫是为了那

件事而来，请少侠能原谅小犬这一次吧！」

虽然太君交待要捉小邪回去，但慕容求胜知道理亏的是自己这边，宁可回去挨骂也不愿

再将事情弄大，为了儿子他可是历尽沧桑。

小邪道∶「老前辈对不住，害你跑这麽多趟，我告诉你方法就是。」

慕容求胜心中一喜，立时拱手谢谢他道∶「多谢杨少侠宽宏大量，老夫没齿难忘。」他

不知折了多少腰，真令人觉得他是如此厚道。

小邪笑道∶「老前辈你别客气，您回去还是要替我说说情，否则老太君会恨死我了。」

慕容求胜叹道∶「这本来就要解开的结，都是小犬惹的祸，怪不得少侠。」

小邪笑道∶「你回去先点『神庭』、『玉枕』两穴，运功逼人『气海』穴，再点『期

门』、『曲池』、『合谷』三穴，等功力抵达任脉时，再点『中都』、『会阳』二穴，然後

再打通全身穴道就可以解了。」

慕容求胜一一记下，他道∶「多谢杨少侠，老夫感激不尽。」他拱手揖身。

小邪也拱手道∶「那里，慕容大侠快回去吧，免得您家人挂念了。」

慕容求胜也觉得自己一身面团实是不雅，不如早点回去，他道∶「那老夫告辞了，下次

有机会再见。」一拱手他已往回跑奔去。但走了三丈，他又回头问道∶「小侠，敢问你是用

何种功夫封了小犬功力？」

小邪道∶「大悲指。」

「大悲指？」慕容求胜一怔喃喃道∶「难怪我不能解开。」他道∶「告辞了！」话一落

人已走远。

小邪见慕容求胜已走，也带倪小青回船上。

倪小青望著小邪，神情孤零，她伤感道∶「小邪你要走了？」

小邪点头嗯了一声道∶「有时间我会回来看奶，奶好好保重！」他已走了。

倪小青轻轻招手，幽幽叫道∶「小邪——别忘了我在这里等你。」说完手也在空中停

住，禁不住泪已涔涔而下。

小邪没有回过头，因为他怕看到倪小青的眼泪会不忍心再走回去替她拭泪，他道∶「我

会记著！」渐渐的，慢慢的，他已消失在远方。

小邪走了，带著倪小青一片深情的走了，而倪小青呢？她只能和以往一样，抚琴独吟

了。

「莫回头，莫回头，回头尽是相思泪，留不住，留不住，留下倩影空遗恨┅┅美景皆虚

设，一杯醉酒伤心夜，伊人啊伊人，几时归，几时回┅┅」

琴音鸟绕，道尽少女情愁，穿过垂柳，掠过白云，无尽无止，无涯无岸。

XXX

小邪一路走往天目山，也落得轻松自在，不时轻哼小调过得也满消遥，好像已经不是江

湖人物一般。

这天他已到梅溪小镇。

他正在茶馆啃馒头，神情非常怡然，他触景生情，也想起故榔小二哥的茶馆不知怎麽样

了，生意不知好不好？到中原已经一年多了，想必那些朋友都长高不少了吧？而小丁呢？是

否又再哭哭啼啼，还是正在跑给人家追？

小邪整个人已沉缅於回想之中，尤其这奇怪的江湖竟是如此多事，想著，想著，也呵呵

不自禁的笑起来┅┅

突地——

一阵轻风掠过，一名老人已出现在小邪面前。

那老人一身破烂，衣衫褴褛，头发蓬松而散乱，又长又白将脸部掩盖，使人无法看得清

长得如何模样，身躯庞大，但见他十指如勾，双目如电隐隐透出发丝，已经感觉出他是一位

高手。

「你是杨小邪？」

老人已发问，声音低沉。

小邪对於这老人的来到正感到奇怪，他打量了一下道∶「不错我是杨小邪。」

小邪刚刚说完自己名字，那知这老人已出手，他出手之快真是匪夷所思，根本还没感觉

到他的手在动，而事实上他的手已经打在小邪头部，小邪连想叫一声都来不及，就昏过去

了。

好恐怖的武功，好快捷的手法，简直比闪电还快，快得令人可怕，使得令人心寒，像幽

灵？像触电？像流星？不！这些都不能用来比喻，这老人实在已经不是人了。

老人挟起小邪身形一闪已消失在茶馆。

茶馆里面之人，还以为自己看见鬼了，他们眼睛未眨一下，两个人就凭空消失，这不是

鬼又是什麽？有的人已「哇」了一声大叫鬼！鬼！鬼！连滚带爬的撞出茶馆，有的已吓得两

腿发软，走不动了。

但只有小邪知道，他遇上了高手，真正高手中的高手，可惜他连想叫的机会都没有就昏

过去了，这是他第一次被人打昏，也是第一次来不及开口就被人家擒住，这浸斗他栽得可不

轻。

等到小邪醒来，他已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，揉揉眼睛狃动一下身躯，才发现自己并没有

受伤，只是头有一点疼，可能被那老人打的。

目光向四周寻去，觉得这是一间古厝老屋，门窗桌椅都已非常旧，这古厝非常大。

轻轻推开门走了出来，只见外面是一广大天井，四周都有一丈高的围墙呈方形状，将这

幢房屋围住，房屋是老式四合院，院子广场有几棵大榕树，约有两人合抱粗，地上堆满了乾

枯树叶，配上荒废已久之花园，显得荒凉不堪，也表示这屋子已相当久没人住过。

小邪再往前院走去，几个转弯已到前院，前院和後院差不多，老榕树，落叶遍地，高围

墙但占地较广。

突地小邪已发现有一名老人在练功，掌声呼呼作晌，快的令人目眩，显出威力十足。老

人虽老但他一切动作一点也没有因为老迈而迟缓，相反的更是灵活的令人咋舌，令人害怕。

小邪看了一下心想∶「也许是这老头把我捉来这里，但他为什麽要捉我呢？见他出手简

直已不是人，太快了，只要是人一定没办法像他一样，但事实上他是个人，那他就是超人喽

┅┅」

想到此小邪苦笑一声，搓搓下巴苦不堪言叫道∶「妈的，完啦！说不定这位就是将天下

英雄捉到神仙岛那拉老人，我这次是死定了。」他有点懒，想到这麽一位超人心里发毛。

呆了半晌，小邪觉得老是呆在这里也不是办法。深汲一口真气，「怕什麽？好歹我也是

一帮之主！」他挺起胸膛鼓起勇气走到老人前面，手一指骂道∶「死老头，你是何人？为什

麽将我捉到这鬼屋来？」。

老头没理他，独自在练功，看他练功认真之程度，显得有点疯狂。

小邪大叫道∶「老头，我是杨小邪，杨柳的杨，大小的小，邪门的邪，你有没有捉错人

哪！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恐怕你搞错了吧！」

老人边练功边道∶「不错，现在天下最出名的就是你，杨小邪。」

「哇卡！」小邪有点吃惊，但随即陶醉在得意的泉源里，果然有人承认他是最出名的人

了，他得意笑道∶「我什麽时候变成天下最出名的人了，我怎麽不晓得呢？呵呵┅┅也好，

人怕出名渚怕肥，给你捉来是应该的，老头岈！你叫什麽名字呢？」他现在是小人得志，竟

然忘了身在险境，一副「大人物」的样子。他觉得自己被出名所累是应该的，倒还赞赏老人

做得对呢！

老人没有回答，还是在练功。

小邪问了几遍，那副陶醉的心情也冲淡不少，继而起立的是保命要紧。

他想∶「这老怪物会是谁呢？看起来已一百开外的人，照理应该翘辫子了，没想到他不

但活的好好的，连功夫┅┅奶奶的真是匪夷所思，俺小霸王还是找机会溜走，免得死在这

里。」

舌头舔了一下丰润的小唇，微微一笑他道∶「老头你等一下好不好，我有话和你说。」

老人闻言已收招，望著小邪不言，似乎在等待小邪到底要讲什麽。

小邪见他有点痴呆，笑了笑道∶「老头我们平生素不相识。」识音未落，已射出两把飞

刀，直取老人咽喉，反身一掠往墙外奔去。

老人狂笑一声，并没有动手挡掉飞刀，竟撰飞刀直射咽喉，「叮叮」两声，飞刀撞在老

人咽喉好像撞在铁板一般，轻晌两声立即掉落地上。

小邪就要跑到围墙，已高兴的要往墙外跳，突然背後衣领又被老人扯住，像是捉小狗般

的被捉回来摔在地上，差点没被摔死。

小邪慢慢爬起来，心头直叫苦∶「奶奶的，这是人吗？！」他苦笑不已，直搓著後颈叫

倒楣。

老人狂笑一阵厉道∶「小鬼你别想逃，我武功天下第一，哈哈┅┅你休想逃走哈哈┅

┅」

小邪看老人神情有点疯狂，直叫生不逢时遇上了疯子，他叫道∶「不逃、不逃、不逃，

就不逃，奶奶的碰上你死定啦，喂老头子你要关我到什麽时候？」

老人只是狂笑，也不回答又独自练功起来。

小邪看老头不理，心中骂道∶「神气，迟早有一天会被我逃走。」他笑道∶「老头，你

别只顾练功，这样曾练坏身体，已经这麽老可要多休息，否则累出毛病来，可救不活，人一

死什麽也完蛋啦！那你天下第一的武功有个屁用！」

老人闻言一震马上道∶「天下第一就是要练功，天天练。」他没停下手。

小邪暗道∶「橡你这麽苦练、乱练、死练，我宁可不当天下第一了。」他道∶「老头，

你的武功当真是天下第一吗？」

「当然！」

小邪故作不信道∶「那我问你，少林虚元和尚你打得过吗？」

老人哈哈大笑道∶「那老和尚算什麽，他在我手下走不出五招，哈哈┅┅」他狂傲直笑

著。

小邪一听叫道∶「完了，这下可真的落蛋啦，什麽人不好碰，真的碰上他，妈呀！我的

妈呀、快救救我观世音大姊峒，小邪有难啦！快帮帮忙，如来佛，玉皇大帝，阎王老兄啊，

你快点帮个忙，将这老鬼带回去，我还这麽年轻不想死婀！」他一连叫了几位「大人物」来

帮他的忙，但他知道没有多大效用。

小邪大吼道∶「老头给我站住！」

果然老头被他这大喉咙吓到了，愕在那裹。

小邪走像是杀人强盗般气冲冲的走到他面前，伸手捶他几届胸脯叫道∶「老头你说你武

功天下第一，我就不信邪！」他又捶了几下道∶「我杨小邪也不是好惹的，有胆量我们来比

试一下，看谁武功天下第一，搞啥嘛！」小邪「悍不惧死」的将这老头像沙包一样的捶著，

他又在先声夺人了。

老头一连被他打了十几下胸脯，立时觉得这小鬼有点门道，他狂笑道∶「好，我们比什

麽？」

小邪不屑的哼了一声叫道∶「在比之前我先看看你有没有资格，否则不比也罢！」

老人叫道∶「来呀，你试试看。」他双手插腰，等著小邪试招。

小邪心里头直叫高兴，他暗道∶「死老头，猪是怎麽死的你都不晓得。」高兴归高兴，

脸部还是严肃的很，他叫道∶「我先检查你的穴道。」右手运起大悲指往老人身上「齐门」

穴点去。

「嘟」一声，老人脸色一变有点惊奇，但他忍住了。而小邪可有苦头吃，右手食指差点

被震断，已红肿起来，他装出笑容笑道∶「过关——，现在我要打你三掌看看。」他想点穴

不行只好用掌力试试了。

老人狂笑道∶「我武功天下第一还怕你三掌？十掌也没关系。」

小邪运足功力往老人胸口打去，「砰」一声，小邪只觉得好像打在铁板上，手臂被震得

发麻，痛死了。身体也被震退三、四步，他赶忙叫道∶「过关——」老人似乎很喜欢人家试

他的武功，以证明自已是天下第一，他笑道∶「现在要试什麽，快点，老天等不及了！」他

露出得意笑容。

小邪眼看两种方法都无效，实在有点心寒，他叫道∶「这关试飞刀，你将眼睛闭上，我

要射你的眼睛。」

「快点，我等不及了，」老人将眼睛闭上。

小邪一看心中甚喜心想∶「这时不溜，等待何时。」他叫道∶「你不要张开，我远一点

射。」

他嗤嗤一笑走近围墙道∶「老头我要射啦！」他一发飞刀，身形也往墙外纵去。但未翻

过墙头，又被老人给捉回来。

「哇卡！」小邪苦叫道∶「这是什麽人间嘛！怎麽会有这种人？」他马上叫道∶「过

关！过关！老头你过关了，现在我们开始比武！」

小邪逃不走，只好大叫过关，以防止诡计被拆穿。

老人抓著小邪，榜了一下问道∶「你刚才不是想逃走吧？」

小邪像被悬空的小狗，四肢乱蹬乱抓叫道∶「谁说我想逃？你说你武功天下第一，我说

我武功天下第一，没有比划一下我怎麽会逃？你是怕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谁说我怕了？来！比什麽？」老人将小邪丢在地上，耸起肩头准备此武。

小邪他起来道∶「我们比赛跑，如何？」这可是小邪看家本领。

老人道∶「好！如何比？」

小邪看了一下四周地形道∶「我们从这边墙头，跑到那边墙头如何？」他指著两边相距

约五十丈的围墙。

老人道∶「没问题，走。」

两人一同走到一边墙头。

小邪当然不会乱选，他想∶「这一跑，我就冲出墙，保证他捉不到，呵呵┅┅」他猛点

头，信心倒没有十足，因为他已尝过不少暗亏，心中直叫苦。

老人也想∶「这小鬼天下出名，想必有原因┅┅」他叫道∶「小鬼你可不能趁机跑

了？」他还是想到小邪可能会趁此溜了，但自恃武功了得也不甚放在心上。

小邪叫道∶「你不是武功天下第一吗，还怕我跑了不成？」

老人狂道∶「怕什？开始！」

小邪拿出一个铜板心中叫道∶「这人奶奶的，已不是人了，点他穴道，手指被震得发

肿，打他胸部，手掌被震得发痛，飞刀打在他身上，就像打在铁板上，这是人吗？鸭米豆腐

（阿弥陀佛）老天保佑。」

小邪吸口气缓和一下心情道∶「这是铜板，我往空中投，一落地我们就往前冲，看谁先

跑到对面墙上，谁就赢。」

他一扬手，铜板已升空，很快的落在地上「叮」晌了一下。

只见两条人影如一阵轻烟，一颗流星，一道电闪「咱」一声，已冲往对面围墙。果然小

邪微站上风，但也差不了几寸，小邪这次是想证明自己是否真的跑功天下第一，这一证实，

他自是很满意也很骄傲，终於有一样赢过这老头。

心念一动，小邪已利用这机会腾身想和已往一样纵出围墙，但又被掌风一带摔在地上，

痛得他有点受不了。

小邪叫道∶「老头你怎麽可以打人？」

老人怒道∶「谁叫你想逃！」

小邪叫道∶「我那里想逃，我是煞势不住了往外冲，我赢了，怎麽样，你想杀我恨？」

老头叫道∶「谁说你赢！我明明在你前面，我┅┅」他是知道自己差了几寸，但他那相

信小邪这小鬼会赢他，所以他找了许多理由，例如说自己担心小邪会逃走而不能专心，扔铜

板的是小邪而不是他┅┅总之他是不会承认自己输给小邪。

小邪叫道∶「好，你不信就再比一次。」

「比就比！」老人也吹子瞪眼，大有再来一试之态，以证明自己跑赢小邪。

「预备——」小邪又丢了一枚铜币，「叮」一声，已有人往前冲，这是那老人的影子。

小邪见机不可失，他也冲，但他是往後冲，一翻墙已逃之夭夭。

老人正得意自己「跑赢」了，反身正要喧嚣高笑时，已发现少了一个人，马上大怒，吼

了一声，已追向小邪。

可怜小邪一翻墙，见四面遍地荆棘杂草，直叫苦，但为了逃命也拼命的往前跑。

然而终究难逃被逮之命运，不到一刻钟又被捉回来了，他实在是束手无策，不知如何是

好。

老人逮著小邪，甚是得意，像捉小鸡一样的提著回古厝，将小邪丢在地上，得意笑道∶

「小鬼你认命吧，没人能逃过我的手掌心的，哈哈┅┅」

小邪也蹂著撞伤之部位心想著∶「逃走无望了，惨哪，真惨，还好跑功不愧为天下第

一，但在这鬼屋不管用，只要他一颗石头就可以将我绊住，妈的，真虽（倒楣）。」苦笑几

声他道∶「老头子想不到你跑得这麽快，我巅倒跑都跑输你，佩服、佩服！您真是武功天下

第一，天下第一，我甘拜下风。」

「哈哈┅┅」老人一听有人说他武功天下第一，马上得意狂笑，他大笑道∶「我武功当

然天下第一，哈哈┅┅小鬼，只要你不跑，老夫就不为难你，哈哈┅┅」小邪这句「天下第

一」倒得到不少好处。

小邪苦笑的摊摊双手道∶「好吧，反正打又打不过你，跑又跑不过你，我留下来替你洗

衣服煮饭就是。」现在他真的一点法子都没有。

老人道∶「不用，饭有人送来，衣服有人会洗，你给老夫安静点就没错。」说完头也不

回的又去练武。

小邪无奈的坐在地上发呆，他想∶「这老头会不会就是那黑巾使者，如果是他为何不杀

我呢？而将我困在这里又是为了什縻？真想不通老天为什麽叫这老怪物活著，好吧！只要不

死，总有机会逃走，我就是不信邪。」

反正也没事，小邪落个轻松，不知不觉中已睡著了。

XXX

「小鬼起来吃饭。」那老头叫著。

小邪伸个懒，慢慢的走到房里，已见到老人坐在桌旁独自吃著饭。

老人道∶「小鬼，一天一餐，其他两餐都是冷饭，随便你吃不吃。」

小邪坐上椅子，也不客气的吃起来，不久他问道∶「老头这是谁送来的酒菜。」

老人道∶「我徒弟。」

「你徒弟？他天天来？」小邪好奇问道。

老人道∶「不错他每天叫小丫送东西过来。」

小邪看看四周并没有发现丫他道∶「丫呢？」

老人道∶「回去了明天才会来。」

小邪想了想道∶「老头你的武功天下第一，那你徒弟呢？」

老人哈哈大笑道∶「我徒弟当然是天下第二啦，这还用问。」

小邪问道∶「你徒弟已经艺成下山了？」

老人狂笑道∶「老夫武功岂是别人所能学会，他只不过学了一半，就可以横扫武林

了。」

「你徒弟叫什麽名字？」

「不晓得。」

小邪觉得这人有点痴狂，做事也大出常理，不知道徒弟的名字也不问，他道∶「老头你

准备把我关到什麽时候才放人？」

老人大笑道∶「关到我死。」

小邪道∶「你死？你什麽时候会死？」

「哈哈┅┅」老人狂笑道∶「我还有一千年，一万年可以活，我是长生不老，金刚不壤

之身，那里会死。哈哈┅┅」他昂头直笑，真像有这麽回事似的。

小邪心中有点发毛，以前在回回山蛇谷被「幽灵鬼王」李三笑所擒，自己骗他有一部

「玄玄实录」练成功以後可以长生不老，金刚不壤，本以为是假的，难道会出现在这老人身

上？这太可怕了。

小邪汉口气道∶「这麽说我是永远出不了这鬼屋喽？」

「不错。」

小邪苦笑道∶「老头我并不认识你，你怎麽会想到要捉我呢？」

老人狂道∶「我高与捉谁就捉谁。」

小邪沉思半晌笑道∶「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会捉我，是因为你徒弟说我是当今天下

最出名的人，所以你就将我捉来对不对？」

小邪已猜到这老人疯狂练武，只想证明自己武功天下第一，只要有人告诉他谁的武功

好，老人都想证实一下自己。因而找人比斗。

老人并没有回答。

小邪又道∶「你徒弟也告诉你当今谁的武功最好，你听到了这消息，就想要找他们比划

印证武学，结果他们都输在你手中。」

老人大笑道∶「当然！老夫武功天下第一没有人能赢我。」

小邪他不想走了，他要知道谁是那指使者，是「神武门」门主？黑巾使者？或另有其

人，他问道∶「你徒弟常回来练功？」

老人道∶「以前常，现在比较少，但都在晚上，所以晚上我要把你关起来，不准你到处

走动。」

「关起来？」小邪有点不高兴道∶「你不关行不行？我不走就是，也不看你们练功。」

老人道∶「不行！我徒弟说你非常狡滑，一不小心你就会溜走。」

小邪叫道∶「我和你徒弟到底有什麽仇？他要如此整我。」

老人道∶「不必有仇，他高兴捉谁就捉谁。」

小邪不说话了，这不是理由，却是最好的理由，只要有办法，高兴捉谁就捉谁，任何人

也管不著。

老人叫道∶「吃完了没有？吃完了我可要把你关起来了。」

小邪奇道∶「老头你别关我，你在前院练功，我不到前院去，我不出前厢房如何？拜

托，拜托，」老人道∶「不行你会偷跑∶别棉苏，你再不吃我就饿你一顿。」

小邪看没办法，只好多吃一点，省得饿死在这里。

吃完，老人将他锁在一间房子，然後独自走到前院练功。

小邪摸摸房子，知道是特别加工过的，似乎是精铁所造，没办法逃走，他来回走了两、

三趟，这才死心。静静的躺在地上，心中已慢慢的想著这老人到底会是谁？

他觉得这老人整天只知道练武，其他事知道得太少，倒有点像白痴，但不可否认，他的

武功的确是天下第一，这种人是可怕，但又不可怕。

而他徒弟呢？想必是位奸诈狡恶之徒，他将这老人当作一种工具，用他来挟持天下武林

高手，甚至将这些高手一网打尽，然後自己再控制整个武林┅┅但有一点可以明白，他的武

功并没有完全学成，才须要利用这老人，这人又是谁呢？

以前以为黑巾使者就是这位武功深不可测的老头，现在小邪已认为这有点不大对，因为

这老人只是个行尸走肉，他没有心机，只会当人家的工具，那麽黑巾使者，很可能就是老人

的徒弟了。

小邪觉得这个推断很合理，他已想偷偷溜去看看这老人的徒弟是谁，也许对事情有点帮

助。

他也想知道这里是什麽地方，如果知道地方也有可能帮助自己明了真像。

想到此小邪已拿出小铁片，开始锯窗口铁条，他可不愿意永远待在这里。

三更过後。

前院果然传来谈话声，但离小邪太远，没办法听清楚他们在谈些什麽。後来就只有练武

之破空掌声，约到五更这些声音才全部消失，恢复宁静。

第二天老人又将小邪放出来。

小邪活动一下筋骨笑道∶「老头昨晚你的徒弟来了是不是？」

老人道∶「不错他来了。」

小邪问道∶「你们有无谈到我？」

「有！」

「说什麽？」

「他要我杀了你。」

小那大惊叫道∶「那你现在就要杀我了？」

老人扬起右手狂笑的逼向小邪冷道∶「不错老┅┅」

「放屁，」小邪未等老人说下去已经大吼起来，他怒骂道∶「鬼老头，死老头！你以为

你武功天下第一，还早哪！我告诉你，武功天下第一的不是你，而是『飘花宫』宫主，他妈

的，你算什麽东西！」

小邪一急之下就胡扯，他不晓得「飘花宫」宫主有没有和这老头交过手，也不晓得「飘

花宫」的武功是否能胜得了这老头。如情况不利，他只好将那位他的太上祖师「玄玄真人」

搬出来，先保住命再说。

小邪这招果然见效了，老人怔了一下道∶「小鬼你知道『飘花宫』在那里？」

小邪哈哈大笑起来，胡扯对上嘴了，小命可稳得很啦，他得意叫道∶「天下除了我之

外，没人知道『瓢花宫』荏那里，因为我就是『飘花宫』的少官主。」小邪想这老人有点

痴，乾脆就扯大一点想唬人，那晓得——老人怒道∶「你胡扯了『飘花宫』那有男人！」

「哇佳佳！牛皮破了！」小邪心中苦笑一声，但胡扯可是他本行，他立即叫道∶「老头

你搞什麽嘛，我的话你都没听清楚，我是说我是『飘花宫』少宫主的朋友，只有我去过『飘

花宫』懂吗？笨！明明知道『飘花宫』只有女的，怎麽不会联想到这一点。」

老人哦了一声∶「原来如此！」疑心已失已转为高兴神清，他喜道∶「老夫全武林都交

过手，就只剩下『飘花宫』┅┅走！小鬼带我到『飘花宫』，我要打倒那些臭女人。」

小邪见状心中暗道∶「想要杀人？哼，也得看看对象，我老人家既然是天下最出名的

人，自然有一套，你等著慢慢享受吧！」他笑道∶「凭你这点功夫也想打倒『飘花宫』宫

主？我看连她身边的丫都打不过，你还敢找官主，真是不要命了。」

老人叫道∶「我不信！」

小邪道∶「不信？不信也得信，你不晓得宫主有多厉害？有一次我和她过招，谁知道我

还没靠近她，也没见她出手我就躺下了。」

老人惊道∶「这是什麽功夫？这座厉害？」

小邪心中偷笑不已，他叹道∶「这叫『凤凰练丹』，宫主只要轻轻吐一口气，那口气一

撞到我，我连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，还是被她次得满地打滚，这种神功才是天下第一，你懂

吗？」

老人未呆念著∶「御气成形，御气成形，真的有人达到这种境界，我┅┅」老人有点恐

慌。

小邪看在眼里笑在心里，他笑道∶「怎麽样老头？你还以为你的武功天下第一？葡萄成

熟还早得很哪！慢慢练吧！」

老人拉著小邪左手急叫道∶「小鬼快带我去找她，我要找她比比看，是否真的有这门功

夫！」

小邪轻轻甩掉他的手笑道∶「老头你别急，我看你的武功也差不多了，再一、两个月後

你一定可以赢她，何不等上一、两个月呢？」

老人奇道∶「你怎麽知道我再二个月就能赢她？」

小邪嗤嗤笑著。一个是大盖仙，一个是痴狂老头，这出戏有得唱的了。

想了一下小邪道∶「我会看相，你知道我师父是谁吗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小邪大笑道∶「说武功我是不如你，但这看相功夫，我师父可是天下第一，江湖人人都

称他『千真又万算灵灵灵铁准铁嘴大先生』张硬嘴王，你听过吗？很有名的喔！」看来也只

有小邪的师父有这麽长的外号了。

老人喃喃道∶「张硬嘴王？我┅┅我记不起来。」

小邪拍拍他肩膀笑道∶「老的记不清没关系，只要知道我就行，我叫」万算万灵不算不

灵乱算乱不灵歪歪斜斜『杨大先生法号小邪，就是我能知过去及未来三千年的事，所以我知

道我是诸葛亮所转世投胎，也因此我才会成为武林最有名的人，请多多指教。「他拱手躬身

九十度，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。老头被小邪这麽长的外号搞昏了头，喃喃念便不停，也不知

道要怎麽回答。小邪见状又笑道∶「老头我看你灵台泛光，七窍通天，神户挺直┅┅哇！」

他吃惊道∶「老头你头上有珠，有舍利子十一颗半，太棒了！太棒了，只要你练成十二颗，

那就天下无敌了，也可以成为真正金刚不壤之身，长生不老之神仙啦！」小邪一下吃惊，一

下点头，又大叫，又轻叹，弄得这老人六神无主而沾沾自喜，真以为自己头上有珠子。

老人得意的耸了一下肩头问道∶「舍利子？我也有吗，人说只有佛门弟子才会有，我┅

┅」

如果打开脑袋还能活的话，想必那老人会剖开来看个究竟。

小邪笑道∶「不对，不对，凡我们练武之人只要练到一个阶段就会有舍利子出现，练功

练得愈高，舍利子愈多，就像和尚吃斋念佛，谁念得愈行，谁舍利子也愈多，自古以来也只

有达摩祖师头上有十二颗舍利子，我看你再两个月也差不多啦！到时候你就可以得道成仙，

和达摩祖师下棋去了。」

小邪扯得天花乱坠，再加上他的表情，不由得老人不信。

老人沾沾自喜，不时摸著自己额前，希望能摸到舍利子，他问道∶「那『飘花宫主』

呢？」

小邪笑道∶「那女人嘛┅┅她已练到十二颗了，但因为她是女人，所以珠子比较小，只

要你也练上十二颗，你的大舍利子就能打赢她了，怎麽样？」他摸了老人脑袋一下，又道∶

「我一看你就知道你一定是神仙体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你还是姜子牙投胎转世，要来统治武

林，也就上天上紫微星下凡，将来说不定是当今皇帝呢！」

老头惊喜万分道∶「真的？」

小邪重重的点头道∶「要不信那天我作法给你看，你就知道你的前生；而当今皇上是文

曲星下凡，这文曲星比你那颗紫微星又差了一截，不过皇帝有灵脉，因为他父亲遗体葬在天

龙脉，所以你才没办法当上皇帝，只要破了天龙脉，你就是皇帝了；皇帝在上请受小臣一

拜，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」小邪当真伏身叩头行了大礼。

老头那知这全是小邪在胡扯，听得「龙颜大悦」哈哈大笑，真以为自己是皇帝了，他笑

道∶「爱卿平身——，朕很高与，哈哈┅┅」

小邪心中直叫乐，他想了想又笑道∶「禀皇上，您别急，这皇帝要做也得要过三关九难

才能做成。」

老人问道∶「什麽是三关九难？」

小邪看了老人脸颜一下道∶「照你看来，头花花心，心花花，葡萄以为是菜瓜，你已经

过了两关七难，还差一关两难。」

「那一关两难？」

小邪道∶「你老来不死是乌龟，乌龟看破生死门，那是你的生死玄关未看破，老头皇帝

你可有把握看破生死门而长生不老吗？」

这是小邪聪明的地方，他要扯也要扯得人家相信，因为自古没有长生不老的人，所以他

利用老人的弱点来骗他，戏才有得猖。

虽然老人已练到皮坚如铁，百毒不侵，但他还是没有把握长生不老，尤其他更怕老死。

他急道∶「我┅┅我没有把握！」

小邪点头道∶「这就是了，你生死玄关未破，所以不能长生不老了，一定有死的时候，

来，让我看看你还有多久寿命？」他摸摸老人五官道∶「天官混浊，地官亚亚，元官暗淡，

黄官沉重，宇官——好一点但也表示┅┅也表示你寿命不长，活不了多久，唉！皇上啊！你

这一死叫微臣如何是好？呜┅┅」小邪哭了起来。

老人当然知道他年已过百，随时有老死可能，只是不愿去想，被小邪这一说，他已紧张

万分急道∶「小兄弟可有补救之方法？」

小邪擦掉眼泪吞了几口口水才道∶「长生乌龟王，吃斋念佛我不慌，移作天下老神仙，

但求达摩珠子忙。老皇帝，这是我师父教我的，不管你五官如何暗淡无光，只要求得达摩珠

子，也就是含利子，那你就可以成为神仙之体真正长生不老了。」

老人闻言有救，立即高与叫道∶「好，好，老夫就求这达摩舍利子，求长生不老，小兄

弟你说我只剩下半颗，就可以求全十二颗了？」仲小邪点头道∶「对！所以你这一、两个月

内，一定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件专，除了我以外，请老兄务必定切记这句话。」

「为什麽？」老人不懂。

「阿弥陀佛」小邪喧一声佛号道∶「你是人间奇才，别人难免会嫉妒，人嫉没关系，最

重要的是天嫉，你如果说得让上天知道了，上天嫉妒你时，那你再有一百颗舍利子也是枉然

无用；以前楚霸王本来可以做皇帝，但他乱说乱叫，所以老天吃醋了就把他王位让给老百姓

刘邦了，天机是不能露的。」

老人想∶「也对，人嫉不可怕，天嫉才糟糕。」他点头道∶「好，这两个月我就不说，

我徒弟可以吗？」

小邪在防的也是他徒弟一人，他急道∶「老皇帝我所说要防的就是你最亲近的人，只要

你徒弟不是你最亲近的人，那你可以告诉他，如果是的话，那你就不能告诉他。」小邪不愿

意逼得太急，而使老人产生怀疑。

老人点头道∶「不错我最亲近的人就是我徒弟，我不告诉他，等我舍利子练成再说，那

你说的两难又是那两难？」

小邪道∶「一为天难，一为地难，天难能躲过，地难也就没关系，我不能告诉你，如果

我露天机，你可能就不能练成长生不老，但你放心，以你现在的功力已足足可以应付任何灾

难了。」

老人想想也对。

小邪又道∶「现在你不能杀我，我要替你作法，好让天降最後一颗舍利子给你，等你十

二颗成形以後我自己会自杀懂吗？」

老人奇道∶「舍利子是天降下来的？而你为什麽又要自杀呢？」

小邪道∶「本来舍利子就是玉皇大帝的牙齿，他每一百年要换一次牙，而他的牙齿都掉

在人间的和尚头顶，你不吃斋又不念佛，已经得了十一颗，这很不简单，但第十二颗一定要

王皇大帝的大门牙才成，因为大门牙比较光亮，比较有灵气，也是最後掉下来的一颗，我要

作法让他掉在你身上；而玉皇大帝规定，谁帮人弄到大门牙，谁就得以生命替换，所以我帮

你弄到大门牙，我只好牺牲了，但为了吾主千岁，小臣的生命已经不重要了。」

小邪为了保命，什麽话都扯得出来，连玉皇大帝的牙齿也用上了。他真是能混，看世上

除了他，很难找出其他人来比拟。

老人闻言大为感动道∶「没关系小兄弟，你死了以後，我对你为宰相，再给你盖大庙，

让世人朝拜。」

小邪拱手躬身道∶「谢吾皇千岁，但为了你早完成心愿，你别叫你徒弟来练功，就说你

要休息两个月，只要你徒弟不来，那你也不用把我关起来，我好日夜赶工，完成你的第十二

颗舍利子，只要『飘花宫』宫主知道你有十二颗舍利子，你也不用去找她，她会跪下来承认

输给你，你千万要小心头上那半颗珠子，越少人惊动越好。」

老人心急如箭，他点头道∶「好，那我开始练武了。小兄弟你也开始作法吧！」老人已

跃向前院苦练第十二颗玉皇大帝的大门牙了。

小邪心中直叫好笑，他笑骂道∶「奶奶的大门牙？不错，我是要你落个天难地难，呵呵

——」他走进厢房，找了一些床单，棉被套，窗帘，乱弄一通，做成袈裟，穿在身上，前面

画个太极图，背面画八卦图，又用瓶子弄成手摇铃，背面再插三支壤扫帚，头上绑一条花红

蓝之长裤管，左腰插一支坏扁担，额前画上黑色星星，两腮则画月亮及太阳。全身就像演平

剧的刀马旦，只可惜，衣服不对，东西也不对。

小邪看看自己身躯，轻笑道∶「将就点，东西难求。」他开始作法了。

老头练功练得很勤，他一心想得到最後一颗舍利子。

小邪边摇铃子，到处逛，看看有无出路，他不敢跑，因为他知道跑不了多远一定会被老

头捉回来，那什縻都完了。

傍晚申时。

已有一小女孩送饭来，她只十三、四岁，乡下姑娘，有点土。

小邪见到她，马上走过去叫道∶「小姑娘奶好。」

小姑娘一看小邪如此模样，先是一惊，然後觉得好笑，她问道∶「奶是谁？我怎麽没看

过你呢？」

小邪道∶「我是新来的，本道士法号『太上大大大』姑娘奶可可听过？」

「太上大大大？」小女孩摇头道∶「没听过，那老人在那里？」

小邪道∶「他在练功，找大门牙。」

小女孩道∶「找大门牙？他门牙掉了？」

小邪道∶「差不多，活了一大把年纪不掉也是蛀光了，小姑娘奶叫什麽名字？」

小女孩道∶「我叫桂花，他们都叫我小花！」

「小花，小花。」小邪念了两遍点头道∶「不错，这个名字很好听，小花你来这里多久

了？」

小花道∶「三年多了。」

小邪问道∶「那你知道这是什麽地方吗？」

小花道∶「我不晓得，三年多以前我和爹娘搬到这里以後，我就每天送饭来，我们住在

对面不远的小屋。」

小邪问道∶「奶可知道这老头是什麽人吗？」

小花摇头道∶「不晓得，我每次送来就独自回去，他要什麽会留字条，第二天我再送

来，其他的我就不晓得，『太上大大大』你不是他的朋友吗？」

小邪道∶「我是他朋友，但他也不告诉我名字，他说最近这里面有鬼魂出现，要我替他

收妖，所以我才赶来帮他的忙。」

小花呃了一声，她有点怕道∶「原来如此，法师你还有事吗，如果没事我想回去了。」

小邪笑道∶「别急我还有许多事要问奶，奶说奶只顾送饭菜，但在这荒郊深山里，那有

米菜酒茶呢？」

小花道∶「是这样的，每星期就有人送到我家来，有米有肉也有酒，只要我们交代，他

们都会送过来。」

小邪问道∶「奶知不知道送来的都是那些人呢？例如说男的或女的，穿白衣或黑衣，或

还有其他特徵？」

小花想了一下道∶「法师，他们送东西的人都不是同一人，全是男的，有时候两人，有

时候只有一人，但大部分都穿黑衣服，年纪都在四十岁以上。」

小邪又道∶「这离城镇有多远奶知道吗？」

小花道∶「我不晓得，自从我来这里以後就再也没出去过，不过听爹说好像离这里五十

里外有个小镇，我不知道冉什麽名字。」

小邪道∶「那奶以前是住在那里？」

小花道∶「我们以前住在江家集，在大别山附近。」

「大别山┅┅」小邪想了一下道∶「你们来时走了多久？朝什麽方向。」小邪想以这些

细少之线索猜猜这里到底是什麽地方。

小花抚掠一下秀发侧头想了想才道∶「我们坐了一天马车，是走官道，往徐州方向然後

又走了三天山路才到这里，法师你有什麽问题吗？」她觉得小邪好像很认真在调查她的事

情。

小邪笑道∶「没什麽，我只是问问奶家在那里，好不好玩。」

小花立时想到故乡朋友，她轻笑道∶「好玩，当然好玩，只是到了这里想玩都没有伴

了。」

小邪笑道∶「那奶不会和奶爹娘一起回故乡玩玩再回来？」

小花幽幽道∶「我说过，但爹总是说再一阵子，这一阵子不晓得要多久，我想可能没希

望了。」

小邪奇道∶「为什麽？」

小花道∶「爹好像很喜欢这里，每天除了打猎，很少看到他下山，也很少看到有人来找

他，除了送东西的人以外，我就没再看到别人了。」

小邪哦了一声，正在想其他问题。

小花看看天色已经近黄昏，她道∶「法师如果你没事我想回去，太阳都快下山了。」

小邪想也问不出什麽名堂来，笑了笑道∶「好，奶慢慢走，明天给我送点好酒来，作法

要请鬼神喝酒，不喝我也奈何不了他们，呵呵┅┅」

小邪想这法师一当下来，又是一件得意事，要酒有酒，要肉有肉，十分惬意，觉得自己

果然是天生在朝帝王相，在江湖是霸王相，乐得呵呵直笑。

小花点头道∶「那我告诉爹，明天就给你送来，再见？」她收拾一下走了。

小邪见她已消失荏转角处，将她的话再仔细想一遍，他想∶「这地方在大别山附近不远

的山中，还好没有在海岛或塞外，而听小花说送东西来的大部分是穿黑衣服，都应该是和黑

巾杀手有关了，说不定就是他们。」

想著他已起身走到前院，笑嘻嘻而恭毕敬的行个大礼道∶「禀奏老皇帝吃饭啦，龙体要

紧，等吃完了再练。」他的马屁功夫是有名的。

老人龙颜大悦，他已视小邪为「得力功臣」爱护有加，他呵呵笑著马上收招道∶「爱卿

说的是，好，朕这就去用膳，哈哈┅┅」

狂笑中他已和小邪走入後院。

老人看到小邪这四不像的怪异穿著，又星星又月亮，又太极又八卦，插扫帚又挂扁担，

他奇道∶「小兄弟这是道袍吗？我怎麽没见过？」

小邪扪了一下心口笑道∶「本法师和其他人不一样，本来是有一套法服放在家里没带

来，也只好将就如此穿著；这扫帚可以避邪，扫尽妖魔鬼怪，使他们不能阻止我去找含利

子；这扁担可以斩妖魔，有的恶魔很恶劣，如蜘蛛精和狐狸精，我要用扁担将他杀了，免得

他们抢走老皇帝的舍利子；头上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就是三光，这可以照尽妖魔鬼怪，使

他们不敢出来，连尿都憋著不敢放哪！这是我家传秘方，别人是不会用的。」

老人摸著脑袋轻笑道∶「被你这麽一说我也觉得脑袋里好像有东西在慢慢凝结。」他这

是想舍利子想得发疯，心理作祟倒像在作梦一样，头上开始长珠了。

小邪这是看在眼里笑在心里，他忙道∶「对嘛！我说的没错，这就是徵兆了，希望老皇

帝多加努力求得舍利子以免小臣徒劳无功。」「阿弥陀佛」小邪先坐上椅子才道∶「来！用

餐吧！」现在倒换小邪在发号施令了。

老头这春秋大梦可罩得他眉开眼笑「珠胎暗结」，喜不合口，把小邪的话当成圣谕，将

来是怎麽死的他都不知道。

老人觉得时间宝贵，连吃饭也是站著，三两口就解决，马上又去练功，求舍利子去了。

酉时一过。

西墙外忽然翻入一条黑影，直拣那老人身畔，脚一落地他拱手轻道∶「师父。」

老人看是徒弟到来，连忙想起小邪交代，马上叫道∶「徒弟，明天以後你别来，我要修

练另一种功夫，要两个月的时间，没空再教你武功。」

徒弟急忙问道∶「师父那是什麽武功？厉不厉害？」

老人道∶「师父练的武功还错得了吗？当然厉害，只要练成了，就能成为金刚不坏，长

生不老之身，也就天下无敌了，哈哈┅┅」说完已狂笑不已。

徒弟微微动容道∶「师父您可有教过徒弟这门绝世武功？」

老人道∶「谁说没教你？我全教给你了，只是时间问题，我再一两个月，就大功告成，

这两个月以内你不能来知道吗？」老人怕徒弟知道求舍利子的方法，而纠缠不清，故而说全

教了。

徒弟这次可上当了，他认为老人不会骗人，因为他已有点痴呆，谁想到小邪的三寸不烂

之舌，舀让痴呆之人说谎。他道∶「是，师父，徒儿不来就是；师父，杨小邪杀死了没

有？」

老人瞟了他一眼，好像提这件事是不对的，他叫道∶「急什麽？你还怕他跑了不成？我

准许他多活两个月，等我大功告成了，我再杀了他。」

徒弟紧张道∶「师父，杨小邪诡计多端，您何不早点杀了他？以绝後患。」他已觉得师

父可能已入了杨小邪的彀而不自知。

老人道∶「他┅┅他再怎麽样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何况我练功还要拿他来试试看，这

不是很好吗？别猡苏，现在不能杀。」

他差点说出杨小邪要帮他练第十二颗舍利子，又想到小邪交代的话，不能告诉最亲近的

人，否则会遭天嫉。他很庆幸自己能随机应变马上改口。

徒弟急道∶「师父┅┅」

这时小邪已走出来，笑嘻嘻道∶「徒弟┅┅」他含情脉脉的望著这位新「徒弟」。

老人和徒弟大吃一惊。徒弟见到小邪，怒喝一声，一掌就往小邪头上劈去，其势如虹，

威猛无比。

小邪并没有动，他知道有人会拦下这位徒弟，果然徒弟快，老人更快，一闪，一推，一

挂，一跃，已将徒弟逼回原地。老人怒道∶「徒弟你怎麽可以不听话？敢杀朕的爱卿！」他

是真的生气，若不是和徒弟有师徒之情，老人可能一掌就毙了他。

徒弟惊叫道∶「师父，我┅┅杨小邪他┅┅」他见师父从没对自己如此生气过，深怕自

己言语不慎，会惹来杀身之祸，平常阴沉的心灵，现在也乱糟糟，惧慌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老人怒道∶「不管怎麽样，我要他活到两个月後，等我舍┅┅神功练成以後再杀了他，

你再乱来，我可不客气了！」他差点将舍利子的事说出来。

小邪哧哧笑道∶「老皇帝，让小臣和他谈谈，请老皇帝放心，小臣一定不会将您的秘密

说出来，这会遭到天打雷劈的。」他实在很想知道这位「徒弟」到底是何许人也？只有冒险

一谈了。

老人急道∶「小兄弟你可千万别露了口风！」现在倒换他担心小邪一不小心将求舍利子

的事说出末，而影响他的「皇帝神仙梦」。

小邪拱手道∶「微臣谨记在心，请皇上放心吧。」

徒弟见他们两个，一下皇上，一下又微臣，又是老皇帝，又是小兄弟，叫得如此亲密，

已知道其中必有蹊跷，他道∶「师父，那徒弟就和杨小邪谈谈可好？」

老人看小邪含笑点头，他才勉强答应道∶「好吧！如果你乱来，我就杀了你，」转向小

邪，不安的道∶「小兄弟，你可千万小心那趟事了！」

小邪拱手正色道∶「皇上请放心，微臣必定守口如瓶，以便完成皇上生平大愿。」说完

又深深一揖。

老人虽然怕小邪说漏了口风，但他不愿讥小邪这爱卿对自己不满，他道∶「好吧朕就相

信你，你去吧！」

「谢皇上。」小邪揖身，转向徒弟道∶「徒弟走咀！到後院去。」说完他已走到後院。

徒弟见他们谈话，又皇帝又小臣，听得已是满头雾水，已快步的跟著小邪走。

一到後院徒弟才叫道∶「杨小邪这是怎麽回事，你照实说，否则我可不饶你。」

小邪并没有马上回答，他知道有老人在保护，这徒弟不管用，他仔细的打量这位徒弟，

就像鉴定珠实一样的仔细。

只见徒弟身材高大，八尺，五旬，虎臂熊腰，黑发如墨，泛黑而亮，尤其那副乩髯更显

出徒弟卓尔不群，五官端正，双目如电，现正充满杀气。

小邪笑了笑道∶「名振天下『中原三秀』之一的『美髯秀士』江振武怎麽也拜起师父来

啦？真是令在下疑惑不解婀？」他见这位黑衣人髯一大把，因而联想到中原三秀有这麽一

位人物。

果然小邪猜中了，徒弟闻言大为震撼，一扬右手就要往小邪打去。

小邪哈哈大笑不闪不避道∶「江振武你没把握一掌把我打死吧！」

江振武一愕，不错他没把握一掌打死小邪，只要一掌没打死，小邪一叫，那老人必定赶

来，自己倒要赔上一条老命，如果打死了，人已死就死无对证。衡量一下，他终於放下手，

叹口气道∶「不错，老夫没把握，但你怎麽会知道老夫名号？」

小邪见他承认了，也笑道∶「别忘了你的外号『美髯秀士』看谁的需比你更漂亮更美

呢？本来我不敢确定。但你一举掌要打我时，我已经知道你就是名振天下的江振武了。」

江振武此时已恢复阴森森的脸庞，他冷笑数声道∶「是又怎麽样？你能奈我何？」

小邪道∶「我当然奈何不了你，只是我有点纳闷，一个这麽出名的正派人士，怎縻会做

出天下人唾弃，诅咒的事情来。」

江振武冷道∶「老夫又做了什麽事？」

小邪笑道∶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光是『神仙岛』上的那些人，你的罪行就该大

卸八块。」

「你去过了？」

「去过！」

「你也知道了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哈哈┅┅」江振武昂头阴笑不已，他道∶「杨小邪你知道了也没有用，因为你就快要

死了，死人是不能开口说话的。」

小邪笑道∶「既然要死，明白的死，要比迷糊的死来得舒服多了，不对吗？」他有意思

以死来换得江振武的秘密。

江振武冷道∶「可惜由不得你。」

小邪笑道∶「由得！由得！只要我一吼，老人马上会来救我，这两个月你是杀不了我

的。」

江振武道∶「我不信，这麽多年来师父从来没违背过我说的话。」

小邪知道他是惺惺作态他冷道∶「那刚才呢？刚才他打你一掌你又如何解释。」

江振武心头不是味道，自己师父卸被这小鬼施了迷魂法将他迷得神魂颠倒六亲不认，他

也不敢保证师父不会杀自己，只好另谋打算，他道∶「好，暂且放过你两个月，到时你还是

免不了一死。」

小邪笑道∶「这你放心，到时候我自己会自杀死在他掌下。」

江振武道∶「你们刚才一声皇帝，一声小臣，这到底是怎麽回事？」

小邪笑道∶「我不想迷糊死去，只好卖个关子，我们一问一答如何？」

江振武脸色微变，不久他道∶「好。」

小邪道∶「这才是枭雄，宁可吃点亏也要将心中的疑问弄清楚。」笑了笑他继续道∶

「你和黑巾杀手的关系是如何？」

江振武冷笑一声道∶「老夫就是黑巾使者。」他很坦白，必定有所依恃，也许他认为小

邪是必死之人，才敢毫无忌惮的说出这项天下人想知道的秘密。

小邪也是没有多大讶异，只点点头微笑著，对江振武的回答很满意。

江振武问道∶「你为什縻叫他皇帝，你在弄什麽阴谋诡计？」

小邪道∶「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姓名所以叫他皇帝，我们没什麽阴谋。呵呵┅┅」他笑

著，因为这回答有说等於俊说。

江振武叫道∶「我不信，你胡说！」

小邪笑道∶「信不信由你，我要问了，那老人叫什麽名字？」

江振武迟疑一下道∶「我也不知道他叫什麽名字，我叫他『武痴』因为他武功天下无

敌。」

「武痴？」小邪喃喃道∶「这名字倒挺适合他。」

江振武问道∶「你们之间到底在玩什麽把戏？」

小邪笑道∶「我们之间没玩什麽把戏，是老人喜欢让我多活两个月如此而已。」

江振武问话不得体，连连吃暗亏，气得他炊子瞪眼，都拿小邪没办法。

小邪道∶「被关在『神仙岛』的那些人，都是你指使的吗？」

江振武叫道∶「杨小邪我再老实回答这个问题，你如果再打马虎，我们就不再谈生意

了。」

小邪点头笑道∶「好。」

江振武道∶「是『神武门』拿钱叫我们办事，老夫诸师父捉下他们交给『神武门』如此

而已。杨小邪，老人在练什麽功？」

小邪笑道∶「是一种长生不老的功夫，也就是说练了以後可以延长寿命，因为世上根本

就没有长生不老这门功夫。」

江振武听了以後感到很满意，不时点头，也许是小邪加了一句世上没有长生不老的功

夫，而使他相信老人是在练那种可以延长寿命的功夫吧！

小邪问道∶「你捉我是为了什麽？」

江振武道；「因为你知道的秘密太多，我不能误你活著；这老人他练功练到最後为什麽

要拿你来试验，如何试法？」这句话是老人说的，故而江振武想知道。

小邪道∶「他叫我打向地的『百会』穴。」

江振武叫道∶「我不信，『百会穴』是死穴，只要轻轻一碰是可致人於死地，老人怎会

如此做？」

小邪道∶「我也不信，这一打是会打死人没错，但事实上是如此。」

江振武道∶「那他为什麽要叫你打他『百会』穴？」

小邪心知愈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江振武表面不相信而内心必定会信，因为他是个多疑的

人，他道∶「这个问题等一下再回答你，现在是轮到我来问你；你们黑巾杀手组织有何目

的？我是说你组织杀手目的何在？」

江振武冷笑道∶「我们黑巾杀手已遍布全国，个个武功高强，足以统治整个武林，当杀

手替人杀人只不过是多杀一些武林同类，何乐不为？」

小邪心头一震想∶「不错，黑巾杀手要比『神武门』和『飞龙堡』来得恐怖多了，而他

们也有能力灭掉这两大门派，甚至少林、武当及天下各大门派。除非各大门派联合，否则是

斗不过他们的。而江振武却有钱就杀┅┅」

江振武道∶「你回答我刚才的问话。」

小邪笑道∶「老人说他练功练到最後，只有『百会』穴不能打通，要我帮他打一掌，好

让他能运功联贯周身穴道，到底是怎麽回事，我就不明白了。」

江振武更不明白，但他却有点相信小邪所说的话。

小邪问道∶「江大侠你已经有了统一武林的力量，为何不乾脆当个武林盟主？」

江振武笑道∶「我现在已经是为所欲为了，我想做什麽事情轻而易举，又何必当上武林

盟主呢？暗著做盟主不是可以减少许多麻烦？」

江振武说的没错，当上武林盟主，除了地位以外，最主要还是可以使各派臣服听令於盟

主，而能为所欲为。江振武暗著来，不但更能指使任何帮派，而且还减少了因出名而添加的

麻烦，真是一代枭雄。。

江振武微微轻拂一下髯蹇道∶「武痴说要拿你来练功就是这个原因吗？那你又为什麽会

死？」

小邪道∶「我在他『百会』穴上拍打一下，然後他体内真气会涌出『百会』穴，他说那

真气会将我震死，我也不相信会这麽厉害。」

江振武倒相信，因为他知道这老人武功已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了。

小邪问道∶「你们黑巾杀手一共有多少人？」

江振武道∶「多得连我也不晓得，计有十名坛主，每坛约二、三百人，算一算大约有

四、五千名杀手；欧阳不空是和你有什麽关系？」

小邪道∶「我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；你用来控制手下的方法是

如何？」

江振武道∶「毒药、威胁、利诱和挟持都有；奶的功夫是谁教的？」

小邪道∶「我老头子，我不知道他名字。」想了一下他才问道∶「江振武，我问你，在

开封灵感塔前，有十位黑衣人杀了你们黑巾杀手，他们是谁？」

江振武道∶「老夫到现在还没查出来，不过我相信我一定认识他们；杨小邪，我没有问

题好问你了，等两个月以後我再来替你收尸，你别想逃，这附近我会埋下重兵，如果你逃出

这片古厝，那你只有早点死了。」

小邪心中微震，但也无甚紧张，他笑道∶「我本来就不想活了，活著真是麻烦，整天跑

给人家追，你滚吧，两涸月後再见。」

江振武得意笑道∶「杨小邪你的命真大，我接二连三的追杀你都被你跑了，这次我倒要

看看你往那儿跑？哈哈┅┅」说完已昂头大笑。

小邪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他问道∶「江振武再送我一个问题吧！上次在黑城镇追杀我的是

不是『飞龙堡』收买你们来杀我的？」

江振武见这问题无伤大雅，他道∶「好吧，老夫就送你这个问题；不错，起先是他出钱

要我追杀你，但後来我发现你知道太多关於黑巾杀手的事，所以才换我在追杀你，你来生可

要记著一件事情，知道人家秘密太多并不好，也不会长命的。」

小邪笑著，他觉得这答案很满意。

江振武道∶「告辞了，你多保重。」微一拱手，他已走出前院。

小邪也道声不送，慢慢走向前院。

江振武朝武痴道∶「师父，徒儿这就回去，两个月後我再来，别让那小鬼跑了。」

武痴道∶「你放心，等两个月一到什麽事都好办，快走吧！别耽误我练功。」

江振武告别武痴，看了小邪一眼，脸上露出奇怪笑容，反身飞掠墙头消失在黑夜中。

武痴见江振武走了，马上问道∶「小兄弟你有没有说啊？」他很小声深怕别人听到。

小邪拱手笑道∶「皇上有令，小臣那敢乱说，我告诉他说您练功练到最後，须要一个小

孩的鲜血，我为了多活两个月，所以答应帮皇上的忙，如此一说他就相信了，皇上这下你可

不必担心有人知道这个秘密了吧！」

武痴点头道∶「如此甚好，那老夫可要再练功了。」说完巳继续练功。

小邪也不打援他，又摇趄铃子乱撞，家煞有这麽一回事，直到三更才回房休息。

小邪想不到江振武会这麽坦白的将这一切都说出来，觉得和自己预料的差不多，果然是

「神武门」收买杀手，将各大门派高手囚困在神仙岛，以趁此机会壮大自己。

而江振武对於这种自相残杀的事何乐不为？多杀一人也就多减少一个对手，到最後全武

林就落人他手中，这种鲸吞蚕食的阴谋，宝在可怕，而且他又是正派顶尖人物，任何人也不

会想到黑巾使者是他。

小邪想到江振武这个袅雄的阴谋诡计太可怕了，他一定不能死在这裹，他想逃，他不停

的在房裹踱来踱去，在想脱逃的办法，而这武武功又是天下第一，恐怖得令人心寒，小邪也

正为此事烦恼。

「天难，地难┅┅天难地难┅┅水难，火难┅┅」小邪边走边念著，他希望能找出好方

法来。

「天打雷劈也不一定会打到他┅┅地震也不一定会把他给震死，或震开地面让他掉下去

而毙死┅┅水难？┅┅说不定可以淹死他，但这裹在山上，一点水都没有，不管用┅┅火难

┅┅放火将这裹烧了，但他刀枪不入，如果身上不是沾了油，恐怕一起火他已利用空隙逃走

了，而且要在他身上抹煤油也不容易，何况这裹也没有煤油，天难┅┅地难┅┅」

小邪已来回走了七、八十趟，整个脑袋都快裂开，他真搞不懂老天怎麽留了这麽一个人

在世间，替他添麻烦，他直叫道∶「妈的！老天你是干什麽的，那天我就把天挖个洞，叫玉

皇大帝摔死；老地你也差不多，也不会裂出一道深洞┅┅对！」小邪突然跳起来大喜道∶

「天，太远了，不用也罢，地就在脚下，没有地震自己造，土地不会裂开自己挖┅┅呵呵┅

┅想不到我杨小邪也会造地震，哈哈┅┅」他已高兴的笑起来。没想到开玩笑的话已当真

了。

他一想到鬼计就开始行动。

首先他挖了一个地道，从房间一直透到练功场地，约有十几文长，离地面约有四丈深，

这工程足足花费了他三星期时间，是相当浩大了。

地道尽头是在前院广场，没有出口，但只隔练功场所之地面三尺厚，若一用力，会将出

口震裂。小邪用小铁丝续出地面政个记号，再走出前院，看清铁丝所显示的位置，他顺著脚

尖轻轻的画涸圆圈以便将来辨认，然後又走回地道，把入口埋了，这样变成两头都是密封，

而中间中空的地道，他才很高兴的走回前院看老人练功。

小邪笑道∶「老皇帝小臣看你舍利子已差不多了，再过几天一定大有收获。」

武痴闻言笑颜逐开道∶「小兄弟多谢你啦，等我练成了第十二颗舍利子时，我一定会厚

厚的葬了你。」。

小邪心想∶「是啊，我是要厚厚的葬了你，不把你弄死，也要葬得你脱层皮。」他笑

道∶「谢谢老皇帝恩赐，小臣铭感五内。」

武痴呵呵直笑著，甚是得意。

小邪道∶「小臣是来观星望斗，今天是初九，银河星星特别明亮，玉皇大帝也要抛大门

牙了，我看看！」说著他已往天空看去，不时比手划脚，还故意摸了几下武痴脑袋，口中念

著∶「二八一十九┅┅天狼配天公，紫微星往南移\*北斗星在天边，香蕉星变莲雾星，文曲

星已转向┅┅玉皇大帝┅┅哇！我看到了，他正对者我笑，向我招手哪！」小邪叫道∶「老

皇帝快跪下，玉皇大帝在看我们了，你看天边最亮那颗星就是玉皇大帝的眼睛，左眼！」他

手一比，反正天上星星多的是。

小邪这一装神弄鬼倒把武痴弄得神魂颠倒，他马上跪下，朝著小邪的手势往下看，果然

发现两颗明亮的星星（自己找的），他严肃道∶「不错，是玉皇大帝的眼睛，好亮！」他诚

恳的磕三个响头。

两个人就这样，一个胡扯大盖仙，一个是信得不得了，比手划脚，乐不可支。

小邪念了一些连自己也听不懂的咒语然後道∶「现在玉皇大帝在看我们，我们要小心一

点，老皇帝你先跪好，然後打开额头，撰你头上的舍利子发光，玉皇大帝看你已经有十一

颗，会留意他的大门牙是不是要抛给你。」

武痴照著做，他将头发拨开露出额头，还不断运功，逼得满脸通红，他真以为上额会发

出光芒。已逼至登峰造极时，他道∶「小兄弟这该够亮了吧？」虽然讲话，他没转向小邪，

仍然目视天空，深怕额上「光芒」锐减。

小邪暗自好笑，口中念道∶「一皇、二皇、三皇，心惶惶，芭乐死！英明的大帝呀，请

您把牙齿赐给吾主千岁老皇帝吧，他是紫微星下凡，请您看看他的额头就知道了┅┅味米麻

啦卡┅┅西哥哈美摸┅┅」他又打了武痴几下响头，抽起身上小扁担舞了一阵，才汗流浃背

道∶「成了，玉皇大帝已经愿意将大门牙赐给你！万岁！万岁，万万岁！」他朝武痴跪拜三

下，弄得武痴龙颜大悦，呵呵笑个不止。

小邪站起来道∶「吾皇千岁，现在小臣替你开天门，引渡舍利子落在你额头，你别紧

张，散去功力，我要剌天门在你额上，一定要流出一点点血，但不会痛，吾皇您可愿意？」

照小邪的方法来当皇帝，未免太苦了。

而武痴已经走火入魔，他急道∶「快点别让玉皇大帝久等了，我已散去功力，快！」

小邪马上跪下道∶「谢吾皇万岁！万岁，万万岁！」这才拿出金针在他额前剌出一苹小

乌龟，因为武痴散去功力，所以一刺血就流出来。

「好！成了。」小邪道∶「吾皇万岁恭请接受门牙舍利子一颗，当於三日内拜请众神，

谢玉皇大帝！」他对天空磕三个响头，才叫武痴起来。

小邪拱手笑道∶「恭喜吾皇万岁已得到舍利子，只要再练一个月，就能收回体内，永生

不死；小臣祝福万岁龙体安康。」他又跪下去。

武痴想当这个皇帝蛮辛苦，而小邪想设计脱逃也是够辛苦，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——两

人都很高兴。

武痴也不管额头流血他大笑道∶「爱卿平身，哈哈┅┅」他大笑不止，已陶醉荏皇帝梦

中。

小邪谢了一声已爬起来道∶「万岁爷您已得了大门牙舍利子，再练一个月就大功告成，

现在您到後院去练功，我要在这里谢神三天，如何？」

武痴立即道∶「好！本皇就到後院去练功。」说著就要往後院走。

「等一等！」小邪叫住他道∶「万岁爷，祭神要放鞭炮，你是否可以叫他们明天送来？

最好是越大越好，越大声，越够劲，」武痴问道∶「为什麽越大越好？」

小邪是心怀鬼胎，暗自好笑，他道∶「如果鞭炮越大声，众人也越会臣服，鬼神也越高

兴，他们就越不会来找麻烦，万岁爷的威名也越远播，如果能拿两颗一斤重的炸药来，那什

麽鬼神都会吓得屁滚尿流，从此服服贴贴，再也不敢作怪了。」

原来小邪说了这麽多废话，是想要弄上几颗炸弹来制造「地震」。

「这┅┅」武痴一听到炸药有点忌讳。

小邪当然猜得出他的心思，他道∶「万岁爷你放心，炸药当然是由你保管由你点了。」

这样一来武痴立刻放心大叫道∶「好！没问题，就这麽决定，我明天就叫他们送来。」

小邪看鬼计得逞他笑道∶「既然万岁爷答应了，那就请到後院练功，小臣要作法了。」

武痴点头，转身一掠，已鼠向後院。

小邪心情轻松已极，开始布置法坛，他拉出一张大桌子，再弄些香炉火烛，摆了一个乱

七八糟的法坛，然後已开始下一步计划。

他在地道小铁丝那一个部位划一个刚好一个人坐的圆圈，然後在其旁边三步及六步之地

方也各划了一个圆圈，这三个圆圈在法坛左边，而地道出口那个图圈最靠近法坛，小邪又在

圆圈对面的右边也划了三个同样大小而且平行的圆圈。

划好後他看看，觉得很理想，这才将右边离法坛较远的那两个圆圈，圈内的泥土挖松，

最後那个有半尺高，中间那个有胸部高，挖好了又再恢复原状，洒一些树叶让它看不出一点

被挖过的痕迹。

一切弄好了，他拍拍手笑道∶「这招叫『地洞埋乌龟』地难也，呵呵┅┅」他高兴的继

续作法。

XXX

第二天。

小邪所要的东西武痴全叫人送来，鸡鸭鱼肉、水果、香火、鞭炮，只有炸药武痴带在身

上。

小邪也不急，边作法边乞东西，真过瘾。

第三天傍晚。

小邪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才把武痴叫来。

「哦┅┅对了。」小邪道∶「我忘了吾皇坐龙椅的功力不知道够不够。」

武痴奇道∶「坐龙椅还要有功力。」

心邪道∶「当然要有功力，龙椅就是天上九龙宫的五爪金龙，谁要坐得住，谁要坐得

稳，谁就是皇帝，您说五爪金龙好坐吗，没有一点功夫是不行的，皇上，小臣知道您一定能

坐得稳，但这仪式一定要进行，免得玉皇大帝说我们乱来而不高兴，若因此而收回大门牙，

这多划不来呢？」

武痴也觉得这种事怎麽可以随便，他点头道∶「好，你就试试看我能不能坐龙椅。」

小邪道∶「那谓万岁爷将炸药放在法坛上。」

武痴诧异道∶「你不是说要点鞭炮时我点燃就可以了吗？」

小邪摇头道∶「话是没错，但万岁爷您有所不知，没有放在法坛拜过的东西，不能算是

祭品，鬼神也不会害怕，我们每次拜佛也是一样要将祭品放在法坛上，而万岁爷您又在这里

看著炸药，该没什麽关系吧！」

武痴一想∶「也对！自己就在这里还怕什麽？」他立时大笑道∶「好好，祭神鬼当然要

如此，哈哈┅┅」他将炸药放在法坛上。

小邪登时露出会心微笑，他指著地上圆圈道∶「现在万葳爷您请看地上左右各有三个圈

子，你在左边，我在右边，两人面对面坐在圈子裹。」不等武痴回答，小邪已走向右边最远

离法坛那个圈子盘膝坐了下来。

武痴也坐在左边，等待小邪考验坐龙椅的功力是否足够。

小邪心想∶「死老头呀，你是怎麽死的都不晓得，这龙椅岂是随便人可以坐的，呵呵┅

┅」

武痴想∶「小兄弟呀！你真是够朋友，等我坐上龙椅一定对你为宰相然後再好好葬了

你，呵呵┅┅」

两人心思不同，却一样高兴的在「坐龙椅」。

小邪道∶「我们现在运功往下坐，看能坐入地下几尺，如果万岁爷能超过小臣，那一定

能坐上龙椅。」

武痴笑道∶「这简单，咱们开始吧！」

小邪道∶「我先坐给你看。」他一运功往下坐，身躯立即陷入地下三尺，威力十足。

武痴那晓得小邪早已先将地基挖松，先是一惊，但立即运功往下坐，砰然一声巨，带起

一阵尘土，他已陷入地下三尺，但他显得呼圾有点急促。

小邪笑道∶「万岁爷果然厉害，现在我们坐第二个圆圈。」

两人同时移到第二个圈子裹。

小邪道∶「第二个是我先来，第三个就要两个一起来了，因为第三个最重要，我不能给

你有比较之机会，因龙椅只有一张，那有可以比较的。」

武痴点头也表示同感。

小邪道∶「你坐第三个一定要超过第二个的深度，而你坐第二个一定会超过我所坐的深

度，那样你龙椅就坐得稳了。」

小邪怕这老怪物坐得不够深，或第三个圈圈地下泥层有石头，这难免会前功尽弃，所以

他一定要引诱武痴出全力坐第三个圆圈，这样胜算才大些。

武痴道∶「我知道，你坐吧！」

小邪笑了笑，猛连真气往下坐。「砰」一声，已扬起一阵尘烟，来来他是不想弄起尘埃

和巨响，但第一次比斗，武痴有声音又有尘沙，小邪卸甚少，如果武痴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毛

病，可惜他已视小邪为神人，故而没发现这毛病，这次小邪可不能再出纰漏，故而他拨起泥

沙，弄得满天尘埃。

小邪笑道∶「万岁爷五尺半。」

武痴心头大惊，他觉得小邪功力这麽高，光凭一股真气，就坐下五尺馀。微微吸口真

气，他也不甘示弱一运劲往下坐，一声巨响传出，他已陷入地下五尺七，只差小邪两寸，而

他已显得有些吃力。

小邪已坐在第三个圆圈上笑道∶「万岁爷您过了两关，但第三关我可不能再放松了，否

则害您坐不上龙椅，小臣可就万死莫续了。」

武痴有点气喘的走向第三个圆圈，心中嘀咕不停，他想∶「这小兄弟连坐两个圆圈气都

不喘，而我已有点受不了，还好只剩下最後一个，拼了老命也要赢过他；原来龙椅这麽难

坐，这也难怪啦！要是好坐，人人都可以坐了。」他坐好道∶「小兄弟这是最後一个了

吧！」

小邪笑道∶「这是最後一个了，只要万岁爷能坐赢小臣，那万岁爷已是天灾可以免了，

地祸也许┅┅我们别说太多话，我将手中铜钱往上丢，等铜钱一落地，我们就开始往地上

坐。」他已拿出一个铜钱。

武痴有点紧张道∶「一定要坐赢你吗？」

小邪笑道∶「不错！你一定要赢我，这一个我曾尽全力坐，你可有把握？」

武痴吸口气道∶「老夫武功天下第一，难道我会输给你不成？我也要尽全力坐。」他是

有点担心，因为第二个他已经用了全力，第三个可要拼了全力，其结果尚未能确定，心中甚

是忐忑不安。

小邪偷瞥了炸药一眼觉得位置很好，又看看火烛，也觉得很满意。这抓炸药，点火烛再

往前丢，在事先他已预演了少说也有一千遍，所以他信心十足。

一切都很理想，小邪才将铜钱往上丢，不久铜钱往回掉「叮」一声——小邪故作形态要

往下坐，而武痴已「嗨」一声掉进地道。

小邪见机不可失，立即电也似的纵起身形一手抓炸药一手抓蜡烛，一触引信，已将炸药

往洞里丢，一气呵成，练一千遍果然管用。

只听「轰——」一声巨响，震得小邪耳鸣不已，声传百里，把那洞口也震得完全场崩，

可怜武痴坐龙椅坐到地底下去，而被活埋了。

小邪耳朵有点痛，但也禁不住内心喜悦，他马上点燃鞭炮，大笑道∶「老不死，做你妈

的狗皇帝，连玉皇大帝的牙齿你也想要？等你上天堂时再去要吧！我走啦！」身形一掠已翻

墙出去。。

古厝里面鞭炮声「霹啪」作晌，倒是音震云霄。

小邪一冲出围墙往西掠去，但不久已被黑市杀手围住，他不敢应战，边射飞刀，边往林

中掠去，他想离开武痴越远，越安全。虽然武痴被炸药所炸，又埋在地下，但小邪还是不敢

保证他已死亡，因为武痴一身能耐宝在是吓人。不过这次不死，也要脱层皮了。

盏茶功夫一过，黑市杀手已放出火花请求救兵。立时有数十人往西北方向掠去，想以包

抄方式将小邪逮著。

小邪一口气奔了五十馀里路途，觉得差不多可以摆脱武痴，这才转身迎战，边杀边退，

瞬间又奔了十馀里。

蓦然一阵轻风掠过，已有四条人影窜到小邪前面，将其澜戳下来，一名老人道∶「杨小

邪你命好长啊！」这人只有一苹左手。

小邪一看原来是在兰州城外被自己斩掉右臂的黑衣人他笑道∶「老不死的，你可真能混

啊！」

那人厉道∶「小兔崽子我今天是来报断臂之仇，我要斩下你的四肢，然後再挖出你的眼

珠，让奶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」

小邪心中直叫倒楣，又碰上了棘手人物，他在嘀咕如何逃生才比较有利。习惯的，他对

敌总是要奚落人家几句，他点头道∶「理想很好，但我习惯被人用右手切，你没右手，这趟

事不好干喔！也好，有本事你来拿。」他巡视一下其他三人道∶「你们又是什麽路数？」

其中一名蓬头散发，年约六旬，身材魁梧却丑陋不堪，尤以外凸的暴牙更是骇人，他大

吼道∶「杨小邪你在黑城镇外是不是杀了一名黑衣人？」

小邪不屑多看了他一眼叫道∶「喂，你有没有搞错，我杀了十几人，你才说一人？你是

不是脑袋有问题，算术不入流，笑死人了。」

那人厉道∶「你少逞口舌之利，我说的是那名首领童血熊。」

「喔┅┅」小邪终於明白了，他点头道∶「你是说那苹大猩猩啊？不错他死在我秘密武

器之下，人说大猩猩都很笨，我看你也差不多，獐头鼠目，牙齿凸得吃西瓜不必用嘴唇，呵

呵┅┅」小邪见他牙齿外凸，可以像兔子一般用牙齿去挟西瓜子，当然不必沾到嘴唇了，乐

得他呵呵直笑。

那人听了霎时愤怒填膺，长戟一抖已攻向小邪，大叫道∶「老夫要替哥哥报仇！」他来

势汹汹，一支长戟已使得出神入化，刺、挑、点、扎、劈、拖，的从各种不同角度攻向小

邪。

小邪笑得还来不及收口，已被逼得节节败退，他立即拔出匕首挂住大戟凌厉攻势，脚踩

莲花步，也不硬碰，微一接触就闪避，身形飘忽不定，弄得这苹大狒狒怒气冲天，大吼不

已。小邪这才笑骂道∶「原来还是笨蛋一个，两兄弟都差不多嘛，管看不管用。」

断臂老人正是九魔之一的「鹰爪神魔」顾见愁，他见状，一伸左手，已加入战圈叫道∶

「童血狠，我来帮你，别讥这厮跑掉了。」另外两名蒙面人也一起跃入参战，一位用蛇矛，

一位用七绝缏。

四人一加入，小邪立即险象环生，但他临危不乱，一把匕首，封、点、架、勾、挑的，

也勉强应付得过去。转眼十馀招已过去，小邪但觉压力越来越重，心中直叫妈，他已发现这

四名都是一流高手，而且竟是九魔其中之四魔，这还搞个屁？苦笑一声，大叫倒楣，他已决

定施险招以求脱身，心一笃定，大吼一声，左手使出大悲掌之「我佛慈悲」挟以雷莛万钧之

势封向左边那两人，右手匕首挥起一招「星光闪闪」幻出万点寒星，以奇快无比的速度往童

血狼冲去，来个硬砸硬。但他刀尖一点偏童血狼大戟半寸，已顺势射出一把飞刀，直取童血

狼左哏，身形一转有如灵猿翻身的拔高一丈二、三，再一记「苍鹰猎免」攻向斜右方之使长

矛者，口中并吼道∶「纳命来！」其势如排山倒海，威猛无比。

四人见小邪身形已在空中，立即各使绝招，腾身而起。顾见愁大吼道∶「攻他下盘！」

人已掠向小邪左掌尽吐，想截穿小邪足踝。童血狼刚避过飞刀，气愤非常，立刻抖起长

戟直刺小邪背心。拿蛇矛者见小邪匕首直逼而下也不敢怠慢，猛挥蛇矛一招「雨中生花」舞

出万朵银花，把小邪罩入一片银光之中。顾见愁一爪不中也不甘心，再次狃身抓向小邪脸

庞。那使七绝鞭者，长鞭一震，有如灵蛇腾空的缠向小邪双足。

小邪可以说四面楚歌，压力沉重，猛吸一口真气，大喝一声射出四把飞刀直取四人要

害，右手匕首更加使劲刺向使蛇矛者，双方这一接触，只听一阵金铁交鸣及叫喝声已急促传

来。小邪避过七绝鞭及鹰爪，但背後已被长戟划破一道三寸长的伤口，他利用这一霎那，匕

首一推一送，已刺中使蛇矛之右大臂，翻身一射使出「飞燕投林」的轻功招式掠向林中。

只听「哇！」一声惊叫，使蛇矛者右臂已不能抬起，血流如注，他立即点住穴道止血，

神情惊愕不已。童血狼见自己一击奏效已伤了小邪，心神为之大振立即吼叫「追！」三人立

即追向小邪。使蛇矛者犹豫一下，也追了上去。小邪边跑边回头，看他们穷追不舍，心中直

叫苦，突然猛加脚劲躲入一棵浓密大树，摒住气息以免被他们发现，他想分散敌人，各个击

破。

不久有一条人影已掠身而过，小邪知道已有一人落单，马上跃下树-折回捕杀那落单的

黑巾杀手。。

使蛇矛右臂已不能动，功力大打折扣，但他不甘心犹自追逐而来。小邪两三个起落掠至

他身前，轻轻笑道∶「老兄婀，疼不疼呢！」他扬起匕首拦下敌人。

使蛇矛没想到小邪会折回来拦截自己，心中骇然，但立刻大叫道∶「小子你是活得不耐

烦了，我『催命鬼』刁孤绝岂是好惹之辈！」他想以名号唬住小邪，以便能拖延时间等救兵

赶回来。

小邪闻言心想∶「原来是九魔之一，那另外一位一定是『血魔』陈冰了。」他知道时间

紧迫，也不多说废话大喝一聱∶「废话少说！」腰身一纽，双脚一蹬，一支匕首已划出七朵

剑花，挟带一束银光猛劲的扑向刁孤绝，其势之快已逾瓢风电闪。

刁孤绝受伤在先，右手已不能动弹，眼见攻势已到，微一咬牙，只好硬拼，左手蛇矛猛

挥，使出致命的绝招「万蛇过江」只见一支蛇矛化作无数条灵蛇般，张牙舞信要将小邪吞噬

下去。

小邪未见过如此怪异招式，但为求速战速决，也不管来者招式有多凶狠，眉头一皱，大

叫一声匕首疾展，身形翻过对方威力上空，一把飞刀已取向刁孤绝咽喉。刁孤绝身形一缩，

使出「懒驴打滚」避开飞刀，再一回身「鹞子翻身」、「立身造桥」、「活蛇吞鼠」一连三

式利用蛇矛边挥边点刺向小邪胸前要害。而小邪不闪不避，一招「流星追月」以迅雷不及掩

耳之速度刺向刁孤绝，冷芒过处，刁孤绝闪避不及，唉叫一声已被小邪切下那苹不能动弹之

右手，立时昏死在地上。但小邪也被蛇矛刺中右大脚，重重的怒骂几声，他已拔出刺在腿上

的蛇矛，正想趁此休息一下。

蓦地——有人大叫∶「在这里，快追！」是那三名追过头的杀手听到刁孤绝之喊叫声，

折了回来。

小邪直叫好戏连场，想休息都不行，苦笑一声，已急往西奔再次窜入林中，但他右腿受

伤难免行动有些受阻，这一迟缓後面追兵已经节节逼近，小邪只好躲到大树後面准备偷袭。

敌人愈来愈近，小邪也愈紧张，突地他看见有条人影掠过，小邪奋力剌出一刀直取来人

背心。来人正是童血狼，他见背後有人攻击，其势如虹，想避已是不及，危急之际只好猛下

狠心，使出同归於尽的打法，他将大戟回插背後，心想不插死小邪，也要让他重伤不起。

小邪看大戟已刺到，如果避开此次突击难免徒劳无功，斟酌一下，也不闪不避让出右肋

骨硬挨一戟，让大戟刺中右胸，而使手中匕首也将血狼背後划了一个两尺长，三寸深的刀

痕。童血狠「哇！」一声惨叫，背痛不已血流不止，已倒在地上滚叫著，差点当场死掉。

小邪胸口火辣，豆大汗珠已流出来，但他只有苦笑一声，又想上前补他几刀，然这一

慢，顾见愁和血魔已围上来，小邪拔掉长戟笑道∶「你们两个不要命就上来！」他觉得右胸

伤得不轻，已有点麻。

血鹰见小邪己身受数道创疡还能笑得出来，内心有点犹豫不前。而顾见愁则一心想报断

臂之愁，那里会为此而退缩，他大叫道∶「杨小邪你这次死定了！」话未完，已欺身攻向小

邪。血鹰见显见愁已进攻，自己也迎上去，七绝鞭已劈向小邪门面。

小邪微一提气顾不得右胸疼痛，怒火立现一扬匕首，刺向顾见愁胸口。显见愁见他来势

快如一阵疾风，必定抱著狠命绝招，也不敢硬接，双脚微拖，带出三尺远扭身缩滚在地上，

回身蹬起，左手直取小邪下阴，左脚一招「横扫千军」想将小邪挂倒在地。小邪见他竟会使

出这下九流的打法，更是愤恨不已，左手立时使出大悲掌封住下盘，借势一招「天龙摆尾」

匕首扫向血魔七绝鞭，身形也掠高三尺，避开两人凌厉攻势。

三人缠斗已过三十馀招，倏然小邪微一失手，背部已被七绝鞭打了一记，立身不稳，踉

跄往前跌摔。顾见愁见机不可失，虎吼一声，已使出看家本领「玉石俱焚」只见他左手手掌

突然涨大一倍有馀，骨骼「吁吁」作晌，幻出十几苹手影，直往小邪後脑抓去。小邪背部被

抽出一条血痕疼痛异常，闷哼一声，又见显见愁掌势已到，不得已只好躲向右侧，匕首直刺

显见愁手掌心，想将他手掌刺穿。那知顾见愁手掌不怕刀枪，便将小邪匕首逼了回去，乘势

打向小邪。「哇！」一声惨叫，小邪口吐鲜血胸部已结实挨了一掌，身形往後摔，他不敢怠

慢，一落地连滚数滚，立即反身腾空，匕首扎向顾见愁右腿，刀闪如电，快逾奔雷。「哇」

又是一声惨叫，顾见愁正得意之时，没想到小邪会中掌不倒反而攻向自己，一惊之下已是避

之不及。右大腿已被小邪割下一大块足足有三斤重的肉片，但小邪右大臂又吃了血魔一鞭，

打得他匕首差点脱手掉落在地上，他心一狠射出两把飞刀指向血魔咽喉，随即拼出最後一口

真气，攻向血魔头颅，他想利用血魔执鞭震掉飞刀之时，趁隙再抖出匕首刺向血魔眼部。果

然血魔掉鞭将两把飞刀震飞，已露出空隙。小邪大喝一声，匕首已脱手而出，射向血魔左

眼，血魔正挥鞭打向小邪，但未想到小邪竟将匕首射向自己左眼，来势之快匪夷所思，想退

已不及，「哇」一声惨叫已倒在地上打滚，一苹左眼已被小邪匕首射瞎，差点穿入後脑而

亡。

小邪顾不得应战，跌跌撞撞的往林中走，他受伤很重，走得并不怎麽快，但他晓得不逃

不行，这里全部被黑巾杀手包围了。

足足走了三十里路，不幸他又被五名黑巾杀手围住，这些杀手不言不语只知道闷攻。然

而小邪己身受数处重创，不得不拼命，三招一过，小邪已将对方倒，自己也添增了三道血

痕，几乎要了老命，他立时拿出金针，将过大的伤口别起来，再撕下裤管当布条绑在伤口，

以免再裂开，并脱下黑巾杀手衣服，穿在自己身上，他想这样可以瞒久一点，以便伺机而

逃，拿起东洋刀，慢慢走向不知目标的目标。

不久已有黑巾杀手碰上他，那人道∶「你是第三队的怎麽到这里来，有没有发现敌人？

小邪心想大概这衣服有标，一看就知道第几队，他知道小杀手是不会说话，所以他摇头表

示没看见。那人道∶「那你快点回去岗位，使者对这人很重视，被他脱逃了，说不定我们都

要掉人头。」说完他已掠向别处。

小邪暗道一声苦也！他想∶「看来江振武是欲得我而後始甘心，天色已快亮，我这副鬼

样子一定瞒不过他的，不如找个藏身地方，避避风头再说。」心意已定，随身走向前方，不

时搜寻何处有藏身之地，过了三刻钟，他已发现一石缝，是在岩石之间，大小只能容一人进

出，他纵身往石缝掠去，一进入石缝，只觉得这石缝不大，但很隐密，他暂时放下心来，希

望黑巾杀手能快点撤走，慢慢的他已入睡，他太累了，一路的追杀，已使他体无完肤，失血

过多，真亏他还能支撑著。

天已亮，阳光乍现。

小邪也被阳光惊醒，他偷偷探头往洞外四周寻去，四周空圹无一人影，他想∶「这些人

一定不会这麽快撤走，尤其我又是江振武欲得而後始甘心的人，那些亡命徒在找不到我就是

死的倩况下，决不敢放弃任何一个地方，这麽说来，我躲在这里也不安全┅┅」他看看自己

伤口已不再出血，只是金针别稔的痕迹还有血丝渗出，这是因为自己挪动身体才会如此，他

想等晚上再说。

中午了，不时有黑市杀手从洞口经过。

傍晚了，蓦地有三名黑巾杀手走向洞口，一位道∶「李头领这小鬼到底跑到那里了，怎

麽找了一天一夜都找不到，难道他会隐身术，平空消失了不成？」

李头领道∶「王副头领这次使者生很大的气，我们要是找不到，那可有罪受的，你们想

想看什麽地方咱们还去找的？」

另一名黑衣人道∶「李显领，东边都是我们的人，西边是使者在搜，南边是那小鬼跑出

来的方向，他不可能再跑回去，而北边是个大湖，这湖那麽大，如果他要逃过湖也许得三天

三夜才能达成愿望，我是觉得他在西边的可能性较大。」

李头领道；「为什麽？」

那人道∶「因为西边只有使者，和三位坛主在搜，虽然他们武功高强，但总比不上我们

用人海地毯式的方法来得有效。」

李头领点头道∶「你说的也是有理，但使者交代那个地方他们几个搜就可以，谁也不敢

过去。」

王副头领道∶「所以差就差在这里，李头领你认为我们可以偷偷去搜吗？」

李头领想了想道∶「好吧，我们派人在使者後面二十里处慢慢搜，别让使者知道，若真

的知道我想使者处罚也不重，只要能找到那家伙，什麽事也可以解决，说不定可以升级呢？

王副头领道∶「那我就带人去搜。」

说完三人已掠向西方。

小邪听了他们谈话心想∶「西面是江振武在搜，倒不如往北面逃，那里有个大湖，只要

有湖就可以保命了。」心念一定，慢慢跨出石洞往北边掠去。

盏茶功夫他又遇到几名黑衣人，一位道∶「第三队的你怎麽跑到这里来，你知道这边是

不能过去的吗？还不快走！」

小邪点头往别处走。

那人传来说话声∶「江头领也真是，明明知道北面不能去，还放著部下到处乱续，也不

怕被使者砍了头。」。

小邪闻言心神一惊心想∶「黑皮奶奶，我看北面可能没有湖，一定是江振武故意布下的

圈套。」他又折回原处，想问个究竟。

黑巾杀手见小邪又折回来，心中甚是不高兴大叫道∶「你想死了？」唰唰唰！一连三

晌，小邪趁他说话之际顿展奇快无比的速度，东洋刀连砍带劈，已砍下其中三人之脑袋，那

些人来不及喊叫，一颗头颅已抛向空中，掉落五尺开外，鲜血也喷得满地腥，身这才倒地抽

搐著，甚是恐怖。99小邪刀尖指向刚才说话这名黑巾杀手，他道∶「照实说，否则你就和

他们一样。」

这位黑巾杀手早已被这突发之事，吓得两腿颤抖不已，直打冷战，他栗道∶「我说，我

说。」

小邪问道∶「湖在那里？」

「西北方。」

「有多大？」

「很大，一直通往长江支流。」

小邪闻言，心中稍定，他道∶「你们使者是在那个方向？」

「在北方等著。」

小邪道∶「其他的人呢？你们这次一共动用了多少人马？」

「其他人散布在四周，一共有一千多人。」

「一千多人？」小邪心头直叫苦，他喃喃念了三遍，又问道∶「那个老怪物死了没

有？」

「那个老怪物？」

小邪道∶「在鬼屋那个老怪物。」

「我俊见过，但听人家说有个老人被埋在地底下，又被炸药炸伤，现已挖出来，但伤势

很重，可能要治疗一段时间才会复原，你说的是不是他？」

小邪暗道∶「奶奶的老怪物没死，以後可麻烦了。」他道∶「不错！」伸手一点，已点

中黑巾杀手死穴，黑巾杀手应指而倒。

小邪立即往西北方向窜去，他想也许还要再火拼一场，但除了大湖以外，已无处可走，

他只希望别碰上黑巾使者，其他的人，他不怎麽放在心上。行一段路小邪坐下来将身上伤口

再检查一遍，并解开布条让血路流通一下，又将金针插入身体各要害，这是他每次逢临大敌

拼命的前一刻，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他的痛苦，也可以保住性命。

全部弄好了，他再将布条捆回去，站了起来望了一下天空。但觉今夜星光分外明亮，微

微翘起嘴角，他已露出平常习偿的笑容，心中暗暗自念著∶「没有人能杀得了我的。」不管

情势多麽不利，小邪总是不会忘记露出信心的笑容。也许这笑容可以替他带来好运吧！

双手捏得甚紧，一汲真气，小邪已仰天长啸，声音震彻云霄，震撼山谷，怒吼山河，空

谷回音不纪，飞禽走兽被吓得乱吼乱叫，久久不能平息。。

夜已终不再宁静，小邪趁此一啸，身形已往西北方向掠去。

黑巾杀手也一片混乱，不时传出吼叫声，「在东南方快追！」一条条人影都往东南方奔

去。

这正是小邪之调虎离山之计，而他知道调得了小的，都调不走大老虎，但多调开一人，

就多一份逃走机会。

不错，小邪已经碰上了敌人而且是个高手，小邪看得出来。

那人道∶「站住了」他吼向小邪。

小邪身形一顿，停了下来。

那人慢慢走过来，看了看小邪，他道∶「第三队的人不是在南方撄寻敌人吗？你跑到这

里来干什麽？」

小邪知道不能开口，只好低头不语。

那人又道∶「看你整身衣服都是血，是不是和杨小邪撕杀过了？」

小邪点点头。

那人笑道∶「把面罩拿下来，我看看你的伤势。」他已生疑心。

「势」字未说完，小邪刀尖已砍向黑巾杀手脑袋，一点都不给黑巾杀手机会，他用尽全

身力道，出手当然快捷，寒星一掠冷风一扫，乃已到达黑市杀手前额。

黑巾杀手早就有防备，但虽然如此他还是惊讶小邪出手狠猛，他一惊之下，身形往後移

动，使出「僵尸还魂」往後蹬去，但避开脑袋，胸口卸避不掉已被小邪快刀划了一道血痕，

他立即抽出长剑，手腕一挥，借势一汲一送，大吼道∶「杨小邪在此！」三尺青锋已刺向小

邪全身要害。

小邪看一击不中，立即使出孤星剑法之杀手六式「星光闪闪」已出，刀化出一阵剑幕，

挟著雷霆万钧之势，带著令人窒息的压力直逼黑巾杀手前胸。一阵金铁交鸣之声「叮叮」作

晌不绝於耳，黑巾杀手已被逼得连返十馀步，方能稳住身躯，狼狈已极。

转眼两人已斗了十馀回合，黑巾杀手，左臂左胸口，和背部都被小邪划了一道两寸深的

伤口，他正苦力硬撑，等待救兵来到。

蓦地——

一低沉声音道∶「卫坛主我们来了。」有七八条人影掠身而上，将小邪困在中间，他们

不给小那有休息机会，尽展个人绝学狠命砍刺小邪。

小邪见到这七八名都是一流高手，想全部歼灭似乎是不可能，脱身为上策，这一犹豫，

背後又被挂了一刀，怒吼一声，他猛咬牙关双目露出骇人杀气，长刀一带一招「月毁星沉」

已展开，霎时已如流星般的快捷，万马奔腾般的气势，挟以无坚不摧的威力，已运人带身的

冲向左边两名黑巾杀手。这一触，「哇哇」两声惨叫，这两名黑巾杀手，一名头颅被斩下

来，另一名腹部已被扎了一个大窟窿摔倒在地。小邪见一击成功，不敢怠慢，立即掠过两人

尸首，往林中逃去。。

众人被小邪这狠打狠拼吓住了，微微一楞，突有人叫著∶「快追！」众人才惊醒过来，

不一而同的往小邪去路掠去。其势快如轻烟。

小邪这时已忘记方向，心中只想赶快逃开此地，否则再被追上，可能性命难保了，但天

不从人愿，他体力不支，不时跌倒在地，他想∶「看样子是跑不了了，不如找个石洞式隐密

地方躲一阵，反正也差不多啦，」苦笑一阵，他已再次找了一个山洞，和上次一样差不了多

少。一掠身进入山洞，伤势已快要使他整个人瘫痪下来，但凭著一股逃生的意念，他还是目

不转睛的注视敌人行迹。

夜已过去了，小邪已饿了两天，身形虚脱得有点无法支持。

黑巾杀手不时在搜寻，但始终不能发现小邪的踪迹。

这时在黑巾杀手聚集处。

黑巾使者怒道∶「各位，找了两天，竟然一点收获都没有，看你们如何向我交代？」

一名黑衣人道∶「禀使者这小子鬼灵精，倒不如将整个山烧了，将他活活烧死在山中。

不知使者意下如何？」

黑巾使者怒道∶「你敢保证他在山中吗？你敢保证这把火一定能烧死他吗？你明明知道

他是个鬼灵精，要是这大火烧不死他，那我请问你，将来我们要如何才能找到他？」

这名黑衣人低下头，不再说话。

另一名黑衣人道∶「禀使者，我们不如骗他出来谈判，然後再合力将他杀掉，这总比茫

无目标的搜寻来得好多了。」

黑巾使者摇头道∶「总坛主你不了解杨小邪，他已是骗术的大行家，只要我们不上他的

当已经很不错了，如果骗人这一行我们比他行，我们也不必等到现在还没办法找到他。」

总坛主道∶「那我们就将这座山围起来，不让他有脱逃之机会，活活将他饿死在山中。

黑巾使者道∶「这方法也行不通，一来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山中，二来山中有不少野生动

物，我们是饿不死他，这一拖下去夜长了梦就多，只要我们一松懈，那杨小邪就一定有办法

逃走。」

总坛主有点不信道∶「可是杨小邪身受如此重伤，他难道会长翅膀不成？」

黑巾使者道∶「这点我了解他，伤势患重，对他来说愈能激起他的生命力，而且这小子

邪门得很，不管是刀伤伤、火伤，他都复原得很快，比平常人快得多，我耽心这一拖他的伤

势会好起来。」

总坛主也有同感，他道∶「杨小邪现在是一苹受伤的老虎，更使人可怕了。」

黑巾使者一惊胆道∶「受伤的老虎┅┅」他突然笑道∶「我有办法，这次杨小邪是死定

了。」

总坛主见使者如此高与，心中暗道∶「莫非使者已想出法子？」他笑道∶「使者机灵睿

智天下第一，恐怕杨小邪也比不上万分之一。」

黑巾使者笑道∶「总坛主你错了，论机智，天下无人能及杨小邪，我那是他的对手，但

有一点，那就是杨小邪他并不喜欢混入江湖，也就是说，没有碰上的事他不会硬要往身上

拖，所以他很少去想一些江湖中各种奇怪的事情，例如我们追杀他，他知道是为了秘密露，

但他并不多想知道我们杀手这一行有什麽好处，为什麽有人要干杀手等等。」

总坛主道∶「那留著这种人，不是对我们太不利了吗？」

黑巾使者道∶「不利也是有利，本来我是要利用他去斗一些难斗的敌人，去杀一些不便

出手的人，但他知道我们秘密太多了，而且我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很容易上当的人，简直可以

说我们根本无法使他上当，所以我要除掉他，要是再过几年，等他羽毛丰了以後，就没人能

控制得了他包括武痴在内。」

总坛主道∶「武痴这次可被杨小邪整惨了，他要紧吗？严不严重？」

黑巾使者叹道∶「差点把他的命给炸死了，我看要休息四、五个月才能痊愈，我实在想

不通，他为何会拿炸药给杨小邪，还谡他在头上刺了一苹大乌龟，不但如此，连地道他也钻

进去，我想起来就好笑。」说著他嘴角已微翘笑了一下。

总坛主也笑道∶「这世上也许只有杨小邪能做出这莫名其妙，而又令人发笑的事情来

吧！」

黑巾使者道∶「可怕的还是他做出来的事令我们想了就会笑，因而有点不忍心杀他。」

言词之间好像自己已很难下手杀掉这可爱的敌人。

总坛主见状道∶「使者您放心，这件事属下来办就可以了。」

黑市使老微微一笑道∶「不杀是不行，我只不过随便说说，等一下你们准备几苹凶悍的

猎犬，我们用猎犬找出他藏身地方。」

总坛主道∶「使者高见，属下怎麽没想到这一点，属下立刻去办！」他转身命令部下找

几苹凶悍猎犬照使者吩咐进行搜山。

黑巾使者道∶「希望这个方法有效，否则就麻烦了。」说完他已走入林中，消失在远

处。

XXX

小邪躲在洞中，已许多次呈现於昏迷之中，尤其肚子实在饿得不像话，而又不敢移动一

下身体，因为伤口稍一震动就疼痛难当。

这时他已然听见狗吠声，心中感到高兴，他想∶「奶奶的，狗来了，不知生狗肉好不好

吃？管他的！肚子能填饱就好。」他也不顾身上伤痛，已慢慢移向洞口，等待野狗的来临。

但他愈听愈不对，心头直叫苦∶「哇佳佳！是黑巾杀手的搜山猎犬，这下可好了，躲个

鸟蛋，要跑都来不及，不知是人吃狗，还是狗吃人┅┅不管啦！先吃它几苹狗腿也不错！呵

呵┅┅」轻轻自嘲的一笑，他已不再打算逃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

不久一大阵狗群已经冲向小邪藏身处，对著洞口狂吠不已，跟随後面的黑衣人叫道∶

「可能在这里。」将猎犬一放，猎犬狂吠凶悍的直往洞口冲。

小邪见到香肉入门，长刀直挥，一刀一苹，数十苹猎大立时死得精光，连叫都叫不出

来，一刹那就已恢复沉寂。小邪饥不择食，也不管是生是熟，抓起一苹猎犬，猛咬其颈部，

开始吸食犬血。只听∶「咕噜，咕噜┅┅」之声不绝於耳，小邪这时已像蛮荒时代的野人。

喝够了，他又砍断狗腿生吃起来，茹毛饮血，端的是吓人。边吃他边注意外面动静，他

知道外面已围满了敌人。

黑巾杀手见猎犬汪汪叫琊叫的跑过去，却没有汪汪叫的跑回来，好像掉落山谷般没有回

音，他觉得有点奇怪，也跟著慢慢摸上去。。

小邪见有人摸上来，立即丢下生狗腿，握住长刀，倚在洞口，准备来一个杀一个。

不久这黑巾杀手已经到达洞口，小邪长刀一插，以最快的速度将这名黑巾杀手头给砍下

来，黑巾杀手连想都没想到已安然一命归阴，身躯往地下掉，不动了。

此时外面黑巾杀手已大叫道∶「杨小邪在这里，快去请使者来，剩下的将这里围住别让

他跑了！」

小邪看看洞口，心想∶「这洞口不大，他们要攻进来，有点困难，而如果用烟熏我可不

怕，如果用火攻，那┅┅那时我将这些死狗往外丢，然後再冲出去，杀他们一个措手不

及。」他已坐下来好好休息，吃饱了精神稍微好转。

柱香时间一过，黑巾使者已率领部下来到这里。

黑巾使者笑道∶「里面可是杨小邪杨少侠吗？」

小邪心中诧异不已，因为这名黑巾使者语气音调不同，他想；「这人声音怎麽不一样？

莫非不是江振武而另有其人？这是为什麽？┅┅对了，反正也只有我一人知道他是黑市使

者，但他不可能一直都是蒙著脸，因为他有正事要办，俊法抽身，只好找人来代替一下，由

於蒙著脸谁也别想看见谁。」他道∶「不错我就在这里，你找我有何贵事吗？」

黑市使者见对方回答，果然是小邪的声音，心情宽松不少，他笑道∶「杨小邪你可真会

躲，本座足足花了两天时间才找到你，出来聊聊如何？」

小邪笑道；「外面好热，里面聊不是一样吗？江振武你师父可安好？我想一定得道成仙

了。」

黑巾使者笑道∶「托你的福，他老人家安然无恙，马上就要来了。」他想诈骗小邪，看

是否能将小邪骗出洞外，虽然他知道这机会并不多，也姑且一试。

小邪焉有不知之理，他笑道∶「他要来，那麽一定是你抬著他来棉！这麽一位笨皇帝，

可坐不上龙椅的。呵呵┅┅」他想到武痴坐龙椅这一幕就想笑。

黑巾使者道∶「杨小邪你出来吧，老夫给你一个全尸，不然後果你自己明白。」

小邪笑道∶「我就是不喜欢全尸，你们将我烧死好了，我好喜欢被火烧死。」小邪故意

说用火烧，以调侃黑巾使者，因为这疑心病的使者，一定会想了很久才能想通这是怎麽回

事。

黑巾使者心想∶「攻洞穴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火，他会不知道吗？不会！以他的机智应

该，不会说出来，那麽他一定有其他方法了，会不会另有出路？然後他假装被火烧死，再从

其他路口脱逃？对，有这可能。」他说∶「杨小邪你想得太美好了，我要分你的尸体怎好用

火烧死你，这太便宜你了。」

忽而一名杀手道∶「禀使者让属下去将杨小邪擒下来。」

黑市使者点头道∶「好！你小心点。」他想试试小邪的体力和战力如何。

「谢使者。」他拱手一揖，已往洞中掠去，口中大叫道∶「杨小邪你的死期到了。」

只听洞内「叮叮叮」三声金铁交鸣声，就沉寂下来，这名黑巾杀手已消失在洞内。

小邪是见有人闯进来，长刀猛挥猛砍，三两下就将来人倒，他故意不出声让黑巾使者猜

疑，虚虚实实，也许逃走机会多一些。

黑巾使者见已沉寂，他叫道∶「头领你可还好？请回答我。」可惜这名头领已不能回答

了。

总坛主道∶「禀使者属下想这名头领已经被杨小邪制服了。」

黑巾使者闻言大怒道∶「杨小邪你再不出来老夫可要亲自进去了。」

小邪仍然没有出声。

黑巾使者肇了一下总坛主，然後又叫了两名部下上去想再试探一下。

情况和前一次一样，叮当几声马上传出惨叫声，还是一样沉寂下来。

黑巾使者这才知道小邪不但活著而且体力很好，他叫道∶「杨小邪真有你的，你想守住

洞口，来个一夫当关吗？我已想到你并没有退路，否则在两次袭击中你已溜走了，对吗？」

小邪轻笑道∶「对是不对等一下你就知道，你上来吧！杀他们几个瘪十实在不过瘾。」

黑巾使者也不敢贸然，只好用火攻了，他叫道∶「守住任何出路，准备火攻。」

众人开始收集火把及乾柴。

小邪暗叫惨也，他笑道∶「使者啊，大笑牛，你以为用火攻就行吗？等一下你就知道

了，哈哈┅┅」他故意大笑，反正也无事干，找些事来缓和一下心情。

黑巾使者有点犹豫不决，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办法，他道∶「快点燃火把往洞口丢，

将杨小邪烧了算了，省得多费力气。」

众人开始丢火把乾柴，很快的洞口已堆满火把及乾柴，已烧得霹啪晌，火势越来越大。

小邪见状心知再不逃可真会被烧死，苦笑一声，看看自己伤势，无奈的深深吸口气，马

上抓起两具尸体，再抄一苹狗腿，心数一、二、三，一数完，他将两具尸体抛向洞外左方及

前方，自己则掠向右方，他大吼一声「炸药！」随著丢出狗腿，身形已冲向人群。

众人一见洞中射出三条人影，也不知那一位是正确的，正在犹豫时又听到小邪大喊「炸

药」，霎时吓得往後躲，那有考虑要截杀小邪？

小邪见鬼计得逞，马上掠过人群朝西北方向奔去。

黑巾使者差点被狗腿打中，等他避开狗腿时，小邪已掠开十丈馀，他叫道∶「快放箭！

追！」他一马当头往前追去。

「咻咻咻——」数晌，箭如雨点般的射向小邪，闷哼一声，小邪左肩已被利箭射中，但

他不敢慢下来，猛一使劲将箭头拔出来，头也不回的往前跑。

小邪愈跑愈慢，而後面黑巾杀手越追越快，不久小邪已看到湖水，心中甚是高兴，猛加

脚劲往大湖奔去。

然而湖边四周早就布满走巾杀手，小邪见去路被挡，大吼道∶「让开！」也不管对方功

夫如何，长刀一挥劈向前方七名黑巾杀手，他已狠拼，其势有若长江骇浪，挟以摧枯拉朽之

日力，冲向敌人。。

「哇！」几声长叫传来，已有三名黑巾杀手被攻倒。但这一阻拦，黑巾使者已经追上

来，挡住湖边不撰小邪脱逃。

黑巾使者已将小邪圈住，他大笑道∶「杨小邪你再怎麽逃，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老夫

早就在此布下重兵，谁不知道你的水功夫天下第一，连黄河的水你都不怕，还怕什麽小河流

的水，我想你一定会借这湖逃命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哈哈┅┅」说完他已仰头大笑。

小邪见四处人海如织，自己此次可惨了，苦笑一声他道∶「你怎麽知道我曾经跳下黄河

呢？你是韦亦玄的朋友？」

黑巾使者笑道∶「这没什麽，韦亦玄要我追杀你时，他就向我说过你曾经从百丈高崖跳

入黄河，他要我也注意一下，没想到今天却用上了。」

小邪苦笑不已，他道∶「江振武你何必逼人太甚呢？只要你不找我麻烦，我一定不会找

你，咱们握手言和怎麽样？」他觉得如果能保命，暂时言和也无妨。

黑巾使者笑道∶「本来是可以，但现在来不及了，可惜，真是可惜！」

小邪道∶「有什麽好可惜？」

黑巾使者道∶「我实在不该接了韦亦玄这笔生意而得罪了你，你可知道我为了你已损失

了多少人马？光是九魔就有五人死伤在你手中，其他的更不用说了，这笔生意代价太高了。

小邪笑道∶「武林九魔他们为什麽会被你所用？」

黑而使者笑道∶「很简单，因为他们都是武林魔头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我只不过告诉他们

为何不联合起来，结果他们都投入我的门下，这不是一厢情愿吗？」

这时追在後面的黑巾杀手已围上来，弓箭手则排在湖边岸线防上小邪冲向湖中。

小邪笑道∶「江振武你别得意的太早，这些阵仗还困不住我，不信你试试看。」说完身

形抖了一下，有点力不从心。

黑巾使者见状知道拖得愈久，对自己愈是有利，他道∶「杨小邪有时候我真佩服你的武

功和胆识，但现在┅┅」

「在」字未说完，小邪已怒喝一声，手握东洋刀突向黑巾使者砍去。他希望能速战速决

黑巾使者愕了一下，他没想到小邪会突然发难，但他不愧是一代枭雄临危不乱，身形微错

步，往右偏数步，右手一探剑柄「锵！」一声轻晌已抽出利剑，挥向迎面而来的东洋刀，

「叮」一声，他已架开东洋刀，顺势剑化一道长虹，银光闪闪，有如龙腾虎跃般的猛捷，击

向伤痕累累的杨小邪。

众人也围上来各出兵刃，想趁小邪一落败，马上将其制於死地。

小邪一击不中，知道江振武功力非常高强，今天恐怕凶多吉少了，心念未毕，只觉一阵

剑气，密如急雨，快逾流星带著雷霆万钧之力搬向自己背部各要害。暗一咬牙，大喝一声，

小邪已使出一招「魂断天桥」，身形一浪，一跌，一撞，弄得灰头土脸才滚出七尺馀，长刀

一封，一架已封住江振武之长剑，「铮」一声脆晌，小邪立觉虎口发麻，疼痛非常，刀势已

慢了下来，但只这一慢，江振武长剑巳刺中他左大臂，剑势穿肉而过。小邪忍住伤势，硬是

将东洋刀劈向江振武双腿。其力道已显得迟滞多了。

这时总坛主已翻身而立，长剑猛抖，吼道∶「杨小邪你休想得逞。」语音一落，长剑已

格开小邪刀势，顺势将剑往前送想一剑刺死小邪。

小邪对付江振武已是险象环生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总坛主，不用说只有被宰的份了，虽是

如此，他还是避重就轻，尽量避掉对方长剑使其不伤到自己要害。他正在想如何使出最後一

击，如何逃出层层弓箭手跳入湖中，只要一落入湖中就得救了，他奋力的苦撑著。

十几招一过，小邪已体无完，衣服破烂不堪，满身是血泥，有如刚从刀山爬出来的厉

鬼，恐怖得骇人。他跌撞而无力的挥著长刀，拨开攻来的长剑。已是强弩之末，不再具有多

大效用了。

黑巾使者见大势已定，这才轻轻笑道∶「杨小邪你认命吧！奇迹不会再落在你身上了，

在这丛丛人员中，你不如自杀算了。哈哈┅┅」他轻蔑的笑著。

小邪并没有回答，他不愿多开口而让这最後一口气减夕威力，他必须使江振武得意忘

形，所以不必强忍痛苦，自然的跌跌撞撞，有气而无力的鹰战著，除了这样他已一点机会都

没有，就连这一点机会也是微乎其微，毕竟敌人实在太多了。

而江振武也在得意之中髓著小邪的无力而迟滞，而将自己剑势缓慢下来，轻松愉快的在

小邪身上乱割乱划。总坛主也笑了，他们正在慢慢结束小邪的生命，那种得意神情有若得势

之奸臣，狂妄已极。

小邪慢慢的跌撞於地，勉强以长刀支撑身形，半跪右膝的喘息著，他已不复再有战斗能

力了，他无助的望著还差两丈馀的湖边，还有那密密麻麻弓张弩拔的弓箭手，心中一片茫

然。

众人都笑了，那种胜利的笑声，有如利锥的刺向小邪，这笑声远比刀伤更来得使小邪难

过，他双手已不由自主的抽搐著，紧紧握著刀柄。他不愿就此死去，他要挣扎，做最後的抵

抗。

总坛主笑得很开心，他不屑的挥剑在小邪肩头划了一刀，奸笑道∶「杨小邪你不是说过

天下没有人能杀得了你┅┅」，「你」字尚未出口，小邪已知机会来了，「啊丨丨」一声狂

吼，其音如三月春雷，扣人心摄人魂，他已使出孤星剑之最後一招杀著「月毁星沉」射向总

坛主。他有如猛虎，有若捣海狂龙，那种生命一击，是何等快速，何等摧枯拉朽，挟起一片

寒光，一阵狂风，似天崩地裂，鬼哭神嚎，巨浪吞河之势冲向总坛主。

总坛主还不晓得是怎麽一回事，小邪一把长刀已插入他胸口，刀尖直透背部，但小邪其

势未竭，借势托起总坛主之尸体撞向前面整排之弓箭手。而这些弓箭手被这突发事吓得心

慌，见有人影冲过来，一急之下马上放箭射向来袭之人影。结果千支利箭都射在挡在小邪前

面之总坛主尸体上，小邪见利箭已射光，立即将尸体抛向弓箭手，腾身划出一道长虹窜入水

中，消失在水面上。

这一连串的动作，只不过花费眨一次眼皮的时间，快，太快了，快得令人忘记刚才发生

过什麽事，但杨小邪却已真宝的消失在众人面前，总坛主那刺猬的尸体也摆在地上。这太令

人难以相信，然而小邪竟然做到了。

黑巾使者正享受著这胜利的气氛，那知道这不可能的事情已经在他眼前发生，他想要上

前阻拦都来不及，见此情况他心中叹息不已∶「埃！我竟会得意忘形，我竟也会忘了他是杨

小邪。这个可怕的敌人，他这一逃又不知何时何月才能逮到他，他这一逃本派又不知要损失

多少人手。」他默默的望著大湖在发愣。

有位黑巾杀手叫道∶「快搜湖边四周，见到人格杀勿论！」

这些被惊住的杀手这才醒过来，顺著湖面搜寻下去，希望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他们很

想知道杨小邪是否真的从千馀人的包围中脱逃了。